繡榻野史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繡榻野史
作者：吕天成　清

上卷

西江月

論說舊閒常見，不填綺語文談；

奇情活景寫來難，此事誰人看慣。

都是貪嗔夜帳，休稱風月機關；

防男戒女被淫頑，空色人空皆幻。

話說揚州地方有一個秀才，姓姚名同心。因住在東門裡，便自號叫做東門生。

真是無書不讀，又通曉佛家道理，愛做歪詩，又喜吃些花酒。原是一個極瀟灑的人，先娶魏家的女兒做媳婦老婆。這魏家女兒與東門生，都是甲子年間生人，容貌甚是醜陋，終日裡帶病，故此東門生魚水上不得認意。後來到二十五歲上就死了，東門生前妻不美，定要尋個極俊俏的做繼室媳婦。

又有一個小秀才姓趙名大里，比東門生年紀小十二歲，生得標緻得很。東門生千方百計，用了許多的手段，竟把大里哄上了。白天是兄弟，夜裡同夫妻一般。東門生雖則死了媳婦，卻得大里的屁股頂缸。又過了幾年，東門生到了二十八歲，忽有個姓孫的媒婆，來說隔街瓊花庵西首，姓金的綢緞鋪老闆的女兒，年方十九歲了，又白又嫩，又標緻得很，東門生十分歡喜。便將盛禮定下，揀了個上好吉日，娶過門來。

東門生見了模樣，真個美貌無雙，一發歡喜得很，略略一打聽，人說金氏做女兒時節，合小廝們常常有些不明不白的事。東門生也不計較這樣事兒，便是新婚，又捨不得丟了大里，大里日日在屋下走動，沒人疑惑他，大里的娘叫做麻氏，人人都順了口兒叫做麻婆婆。麻婆婆二十歲守了寡，教大里讀書，十分嚴緊照管，自己身子著實謹慎，大里供著他，也是極孝順的。

癸已年東門生三十歲，金氏二十一歲，大里十八歲，麻婆三十三歲，大里是麻氏十六歲上時節生的。麻氏要替大里尋個標緻女兒做親。大里說正要用心讀書，好趕科舉，不要妻小哩。就稟了麻氏出外邊尋個朋友，依舊合東門生一處看書，隔一日才回去看望麻氏。東門生也常在外邊書屋裡同宿，一發親密了。

大里因在他家讀書，常常看見金氏，心中愛他道：“ 天下怎麼有這樣標緻的婦人，怎得等我雙手捧住亂弄不歇呢？ ”金氏也因見了大里，愛他俊俏，心裡道：“ 這樣小官人，等我一口水吞了他才好哩！ ”兩個人眉來眼去，都有了心了。

東門生略略曉得此風聲，只因愛金氏得緊的意思，倒要憑他們快活呢。又常恨自家年紀小的時節，刮童放手銃，斫喪多了，如今年紀長來，不會久弄，大里又是嫡親的好朋友，心裡道：“ 便待他兩個人有了手腳，倒有些趣味。 ”

一日，東門生合大里正吃酒飯，來喚金氏同坐吃飯。金氏搖著頭不肯，道：“ 羞人答答的，怎麼陪了客人坐呢？ ”東門生笑起來道：“ 他便叫做我的阿弟，就像你一樣的老婆，都是我戲過的。說甚麼羞人呢？ ”金氏掩著口笑道：“ 你合他有些緣故，我合他甚麼相干，怎麼好與他同坐呢？ ”東門生道：“ 不要論長論短了。 ”

金氏才走來同坐，因此上每日三餐，定然同吃。

後遇東門生生日，三人同坐吃酒，大里金氏偷眼調情，兩人慾火，不能禁止。

大里假意將筋兒失落於地上，拾起時，手將金氏腳尖一捏，金氏微微一笑。金氏取了楊梅一個咬了半邊，剩下半邊，放在棹上，大里見東門生不來看，即偷吃了。金氏又微笑了一聲。到晚酒散，兩下別了。雖日親近，只是有些礙難，東門生又沒有個冷靜所在兒，兩下里思量，真是沒有計較。

一日，東門生合大里在書房裡說起幾年幹事的趣向，東門生把棹拍敲一聲，道：“我怎能夠把天下極妙婦人著實一干，方才暢快我的心。”大里道：“阿嫂的標緻也是極妙了，哥哥要尋一個，真叫做得福不知，又叫做吃肉厭了，又思想菜吃呢？”東門生道：“阿嫂新來的時節原好看，如今也不見怎的了！”大里道：“我看起來便是，如今滿天下也沒有像阿嫂好的。”

東門生笑道：“阿弟道他美貌，怎麼不眼熱呢？”大里笑道：“親嫂嫂便是眼熱也沒用？”東門生道：“那個有甚麼難，當初蒼梧饒娶了老婆，因他標緻，就讓與阿哥了。難道我不好讓與阿弟麼？”大里笑道：“哥哥若做蒼梧饒，與小弟便是陳平了。只不知阿嫂的意怎的？”

東門生道：“婦人家都是水性楊花的，若論阿嫂的心，比你還要熱些哩，你便晚上依舊在這書房裡睡了，我就叫他出來。”大里連忙作了兩揖，道：“哥哥有這樣好心，莫說屁股等哥哥日日戲弄，便戲做搗的衙桶一般，也是甘心的，這樣好意思，怎麼敢忘記了，我日裡去望望娘就回來。”東門生道：“正是。”大里跳鑽鑽的別了東門生走去了。

東門生就進房裡來，見金氏吃過晚飯，正要脫下衣服去睡，東門生就親了一個嘴兒，金氏問道：“大里去不曾？”東門生應道：“去了，方才被他說了許多的風月語兒，聽的我十分動興，你可快些脫的光光的拍開，來等我一射，出出火氣。”

金氏笑道：“這個事，是我與你本等事兒，那用別人攛哄。”

就脫了褲兒，仰眠在凳上，兩腳慌忙拍開，手捏了東門生的屌兒，插進戾裡去。東門生急急抽送，金氏笑問道：“方才大里說甚麼風月的話兒，哄的你這樣興動，你便說說我聽，待我發一發興。”東門生道：“當初我與他炒茹茹，還嫌我的屌兒大，又怪我射的長久。過了二年，他的屌兒大似我的，又賣弄自家許多的本事道，會整夜不洩。合他戲的婦人，定弄得屌戾腫破呢！常州有個小娘，極有本事，戾裡會吞鎖，男子漢極會戲的，只好一百來抽就洩，被他弄了一夜，到五更那小娘七死八活，討饒才罷！”

金氏笑道：“誰叫那小娘沒廉恥，要他歪纏呢。”東門生道：“看了大里這根大屌兒甚是有趣，不要說婦人家歡喜，便是我也是喝采的，長八寸三分，周圍大四寸多些，硬似鐵鋸，又火熱一般的，若是就如大娘娘在，如今定請他去合薛敖曹比試一試。”就摟了

金氏，道：“ 我的這心肝的淫戾，必須等這樣大屌兒戲弄才有趣哩。 ”

金氏聽了，十分過不得道：“ 你不要說了，我骨頭裡都酥去了。你稱揚他這樣本事，待他安排的我討饒，我才信哩。 ”東門生道：“ 晚些我叫他來在書房裡，合心肝睡一睡好麼？ ”金氏閉了眼點點頭，道：“ 我要死了。 ”東門生道：“ 我心肝這樣愛他，一向怎麼不合他弄一弄呢？ ”金氏道：“ 方才是你說的，怎麼道我愛他，便是我愛他，又十分愛你，怎麼分了愛與別人呢？ ”東門生道：“ 他合我極好的，你是我極愛惜的，你兩個便好好何妨，我就約他來，只是你放出手段，弄得他，到明日待我笑他，不要等賣嘴才好。 ”

金氏笑道：“ 實不相瞞，我家爹爹有兩個小老婆，一個是南方小娘，一個是杭州私離了出身的，常常在家內合嬸嬸、嫂嫂、姑姑、姊姊們說話兒，也責弄女人本事。我盡知道些，我恐怕壞了你的精神，不捨得簸弄，我要肯做，雖是鑌鐵風磨銅羚羊角金剛鑽變的屌兒，放進我的戾裡去，不怕他不消磨哩。 ”東門生道：“ 我的心肝說的是，我如今也不戲了，待你睡一睡，晚些好合他征戰。 ”東門生拭了屌兒，又替金氏拭了戾邊滑流水，起身出房來，金氏自家上床去睡了。

卻說大里回去望娘，在家裡心急，等不到夜晚，先寫一個帖兒與東門生道：

陽臺之會若何？古人云：“ 得千金，不加季布一諾。 ”

嫂之貌，不啻千金；而兄之信，實堅於季布，即當披甲持戈，突入紅門，先此奉上戰書，呵呵。

東門生看過又寫一個帖兒回道：

取笑他，說撒毛洞，主已列陳齊邱，若無強弩利兵，恐不能突入重圍耳。必得胡僧貢寶，方可求合也。此後。

大里看過了帖兒，看看的日頭落山，好月亮上來了。大里來到東門生書房裡，東門生笑道：“ 嫌早些，你也忒要緊呢！ ”大里笑道：“ 哥哥發了善心，早一刻也是快活一刻。 ”東門生道：“ 你在書房裡且坐著等候，約有一更盡才好出來。 ”大里道：“ 專等，專等。 ”

東門生即進到房裡來，見金氏睡了，方才醒轉來，正要走下床來，東門生摟住叫：“ 我的心肝，真睡了這一日。 ” 把手去摸摸戾邊，驚問道：“ 怎麼戾邊這等溼的？ ” 金氏笑道：“ 你方才說了這許多的風月話兒，睡去只管夢見有人戲弄，因此這等溼的。 ” 東門生道：“ 你夢見是那個戲你？ ” 金氏笑道：“ 你管我做甚麼？ ”

一把手扯住東門生屌兒道：“ 你好好來，戲得我爽利才歇。 ” 東門生摟了金氏道：“ 我的心肝，我的屌兒欠大不爽利，就有大里的屌兒射進戾心裡去，我的心肝才能爽利呢。他來在書房裡了，我就同你出去。 ” 金氏笑道：“ 只好取笑，當真決使不得的。 ” 東門生道：“ 這些婦人家，慣會在丈夫面前撇清，背後便千方百計去養漢，你不要學這樣套子。 ”

金氏摟了東門生笑道：“ 我的心肝，我養漢只怕你怪我，你若不怪，我的心肝，不瞞你說，那一刻不是要合他弄一弄呢。你從前叫我同他坐了吃飯，我看了嘴臉身材，十分愛著他，前日天氣甚暖，他不穿褲子，著吳羅衫兒，裡邊那屌兒，硬骨骨的跳起來了。我戾裡淫水不知流了多少，把我一條銀紅軟紗褲兒，都溼透了。還有許多的跡痕哩！你去看看，你如今當真不怪我，今晚我便出去，只是我合你好得緊，便把心裡事都說了，你知道了你切不可肚裡冷笑我。 ”

東門生道：“ 是我要你做的，決不怪你，決不笑你，我就同你出去，他等許久了。 ” 金氏道：“ 且慢！且慢！腳也不曾洗得。 ” 東門生笑道：“ 你只管去睡，不起來洗，到上轎時候，現穿耳躲，這是要緊的，待我替你洗。 ” 便把金氏戾，捏弄洗了一會。東門生道：“ 可惜這樣一個好戾戾，等他受用，只許你合他一遭，便要進來。 ” 金氏笑答道：“ 不去由你，去了由我，便多一遭，也管我不得了。 ”

遂拭淨了起來，金氏要穿褲兒。東門生笑道：“ 不用穿了，左右就要脫去。 ”

金氏笑道：“ 不要亂說，婦人家全恃男子漢來扯褲兒下的時節有趣兒，你不知道這裡頭的妙處。 ” 當下便穿衣褲完了，東門生又捏了金氏的腳道：“ 真個小得有趣，你可換了紅鞋，少不要擱在大里肩頭上，等他看看也動情。 ” 金氏即將紅鞋換了。

又叫東門生去到床頭席下，取了汗巾來。東門生道：“ 你真個停當拿本錢的。 ”

便尋來遞與金氏手，扯手來到書房門邊。金氏笑道：“ 實有些羞人難進去。 ”

東門生道：“ 整日見的，你見了他，自然就不羞了。 ”就推著金氏走到書房門外，東門生叫大里開門，道：“ 今晚你到快活，實費了我千方百計的力氣，方得叫他出來。 ”便把金氏推進書房中去，東門生反把門扣了。道：“ 我自去不管了。 ”

金氏故意將身子往外邊走，大里摟住道：“ 我的心肝。 ”就親了一個嘴，道：“ 如今我的心肝，沒處去了，定任憑我弄了。 ”東門生在窗外張看他。只見大里抱了金氏在腳凳兒上，燈底下椅子上坐了，看看金氏，叫：“ 我的心肝，怎麼這等生得標緻？ ”連親了六七個嘴。把手去摸摸戾戾。金氏又將裙兒捻住，裝不肯的模樣，道：“ 且慢些！ ”就動身要去吹滅燈火。

大里忙遮住道：“ 全要他在此，照你這個嬌嬌嫡嫡的模樣兒。 ”著力扯褲，褲帶散了，脫下來，便把手捏住戾皮。叫道：“ 我的心肝，我好快活。 ”就推金氏到床邊，替他解了裙兒，扯去了褲兒。把兩腿著實拍開，就把屌兒插進戾裡去。金氏裝出羞答答的模樣，把衣袖來遮了臉兒，大里扯過道：“ 我的心肝，我合你日日見最熟的，怕甚麼羞哩？ ”一發把上身衣服脫去，脫得金氏赤赤條條的，眠倒在床上，面板就似白玉一般可愛，大里捧了金氏臉兒細看道：“ 我的心肝，我每常見你，不知安排得我屌兒硬了多少次。今日才得手哩！ ”

那時金氏興已動了，著實就鎖起來，一個恨命射進去，一個也當得起來。緊抽百數十抽，真個十分爽利。大里屌兒便大洩了。金氏笑道：“ 好沒用！好沒用！ ”

大里笑道：“ 我的心肝，不緊笑我，我的屌兒是午間便硬起來，直到如今，心中真等得緊了，我看你這等標緻模樣，我怎麼忍得到如今。第一遭，你便見我的本事。 ”

金氏走起來要穿衣服，大里道：“ 你今晚還要到那裡去，我還不曾弄你起頭哩！ ”這時節，大里實在精來了，屌頭不會即硬，又恐怕金氏看破著力支撐，抱金氏到窗前道：“ 我與你凳上照了燈做好弄，我今晚定要盡我的興力才罷哩！ ”

抱金氏仰眠在凳上，大里伏在金氏身上細看一回，連親了六七嘴，咂得舌頭的搭質著的響，道：“ 我的心肝，臉兒我日日看得見明白了，身子合戾戾還不曾看得仔細，如今定要看看。 ”先把兩個奶頭捏弄，又圓又光滑滑的，貼在胸膛上。把皮摸撻，金氏是不曾

生產過的，並沒一些皺路，摸到腰間。大里道：“好個柳葉腰兒。”

摸到小肚子下頭，像個饅首突起，上面生些軟細細的黑毛，稀稀的幾根兒，大里百般捏弄，拍開看看，就像熟紅桃兒開列一般的。金氏把腳勾了大里的頭到屄邊。大里把口咬舔，把舌尖在屄裡面舔卷。看金氏淫興大動，屄皮張開，兩片翕翕的動，淫水亂流。大里屌兒又硬起來。把金氏屁股掇出凳頭上，兩腳擱起肩頭，看金氏，一雙小腳兒，道：“我的心肝，真個是金蓮三寸。”即把紅鞋兒脫了，裹腳去了。捏住道：“我想前日吃酒的時節，假失了筋兒，得捏得一捏，道是快活了。不想今日待我解了裹腳，在此捏弄。”就把屌兒盡根射進去。

金氏十分快活，笑道：“你屌頭直頂我裡頭屄心裡，便不動也是快活的。”大里盡力抽拽，一氣抽了二百餘抽，抽得金氏渾身酥麻了。摟住大里道：“我的嫡嫡親親心肝，弄的我過不得了，我怕這許多羞呢，不得了！我要把從小兒手段放些出來，你卻不可笑我。”

只見金氏迭起腰來，迎著屌兒，腿又搖，底鼓又顛，閉了眼，歪了頭，口中做出百般哼哼嗳噯的腔兒，只見屄會開亦會夾，把屌兒吞進吐出，緊抽緊鎖，慢抽慢鎖，淫水流了許多，把屌兒都浸溼透了。只聽得葉著響聲不歇。

東門生在窗外看了半晌，也興動起來。把手緊緊擦著自家屌兒，一邊看一邊弄，弄得精兒濺在書房窗下矮牆腳邊。心內道：“這樣一個標緻的老婆，等他這樣脫得光光的拍了爽利戲射，瞞誆自家躲差，那知道這折本白白送他燥脾胃，實在有些氣他不過。只是愛金氏得緊，又是送他出來的，把老婆丟去憑他了。”

悶悶昏昏回到房中去。正見丫頭塞紅，靠著掛畫的小桌打盹。東門生心內道：“這丫頭一向怕家主婆利害得緊，便是偷他，也是戰陡陡的。我如今且好合他敘敘舊交。”就向前抱住親了一個嘴，又把舌頭伸出，把塞紅牙齒上撬兩撬。

只見塞紅從夢裡驚醒道：“啐！啐！啐！是那一個？”東門生笑道：“是我，你道是那一個呢？”塞紅道：“夜深了，睡倒不睡，只管胡纏做甚麼？”東門生道：“你家主婆不在這裡，我合你正好弄弄哩！”塞紅道：“只恐怕娘就回來。”東門生道：“你娘正在那裡弄，他丟了我，合別人弄一弄，我如今也合你一心一意弄罷！”塞紅道：“你有這樣好心對我，只怕我沒有福就窩了。”

東門生走到金氏床上去，就脫了衣服合塞紅一頭睡。塞紅把裙子褲兒都脫了，仰眠在床上。東門生把屌兒插進戾裡去，原來因方才在書房外邊，把精兒弄出來了，陽氣不濟，一下抽去，合屌頭鑾轉，就似蝑蜒一般，把龜頭搠了幾搠，塞紅呀的笑起來，道：“ 你的屌兒到自自己戲了。 ”

東門生過意不去，一來是羞，二來是性急，連忙把手將那搠弄得起來。只見屌眼有些儼水兒流出，一發像個綿花團了。塞紅道：“ 這樣沒用的東西，也要我累這個名頭，我自家合阿秀去睡，你自己睡了罷。 ”東門生道：“ 弄便不弄，你且睡一會兒，只怕待一會兒又會硬起來，我同你盡興罷。 ”塞紅道：“ 我便合你睡，就像宮女合內相睡，只好咬咬摸摸，倒弄的人心嘈，有甚麼趣兒？ ”東門生心裡說，留他同睡，其實支撐不過，因塞紅是這等說，假放他下床去，自家朝床裡邊睡去了。

卻說大里合金氏在凳上弄的淫水流來，又抽了一二千多抽，叫道：“ 我的心肝，爽利麼？ ”金氏說道：“ 不說起我的骨髓裡都癢去了。 ”

大里把屌兒抽出來，又把口來舔咬一回。且仔細看弄，見戾門裡有個黑痣。笑道：“ 我決中了。 ”金氏道：“ 怎麼？ ”大里道：“ 我常聽見相面的說，戾上有個痣，決定做夫人。你既是夫人，我定是做官了。 ”金氏道：“ 不要亂說，起來做好。射得我快活！ ”

大里又把屌兒插進戾裡去，盡著力，重抽輕墩，緊送了八百回，又盡根推進抵住戾心賤麼幾十轉。金氏滿身麻木，口合舌頭都冰冷，昏渾不動。大里把口布氣，金氏方才開了眼，摟住大里，叫道：“ 我的親親心肝，幾乎射殺了我。 ”

且看了大里道：“ 我的風流知趣的心肝，這個才是我的老公，恨天怎麼不把我做了你的老婆？ ”大里笑道：“ 你如今不是我的老婆，是我甚麼？ ”金氏道：“ 是你娘。 ”大里笑道：“ 娘字上面多添一小字。 ”金氏笑道：“ 我既是小娘，今夜你得出閣錢。 ”

大里摟了叫道：“ 我的心肝，天下若有這樣標緻，又有風韻知趣小娘，便是一百兩銀子一夜，也是出的。 ”金氏笑道：“ 來！來！ ”渾了一回，金氏道：“ 不要閒話，我有一件本事，要合你做一做，待本事還錢便了。 ”大里道：“ 你說來。 ”金氏道：“ 去到床上睡。 ”

兩人精赤赤的抱了頭頸上床，叫大里仰眠了。金氏騎跨在大里身上，把頭調轉，兩手捏了屌兒，屌口來品咂，又把舌頭在屌頭上卷舔，把戾門向大里口邊磨擦，要他舔刮。

金氏道：“這叫做鸞顛鳳倒，便是鐵漢子也弄矮了。你曉得麼？”大里道：“快活難當。”應道：“我曾聽見不曾做，看如今真個過不得了。”金氏咬住屌頭，只是不放。大里道：“我的精要來在你口裡，你不要怪我。”大里忍不住精就洩了，金氏一口都嚥下去了。大里道：“我的心肝，怎麼弄得人這樣快活？如今調轉來。”金氏道：“我還要咂他硬起來，才罷！”

又含弄扯擦了一回，屌兒仍舊紅脹突起來了。金氏轉頭來把戾正對著屌兒一下坐進去，連墩連鎖，只管搖盪，大里的精又著實洩透了，約有一盞半來的，就覺得倦了。便摟住金氏在肚皮上，叫：“我的心肝，你的戾真個是世間少的，我屌兒這等龜了，還是這等咬住在裡頭，真正叫沙戾哩，就在我身上睡一睡也罷。”金氏道：“我還要你硬起來。”

大里笑道：“我如今討饒了，我倦的緊，不會硬了，明日晚頭再做心肝射哩。”金氏道：“虧你做買賣，圖下來遭哩！”大里道：“今夜其實不曾盡興，我的本事，決用明日出來一試，才是知趣的心肝。”金氏道：“我心裡也不曾盡興，我決對你說了出來，與心肝試本事。”大里道：“你若不出來，我就要死了。”金氏道：“心肝若不信，褲兒留與你做當頭，只待我穿了單裙進去罷。”大里道：“這個極妙。”

只聽見雞叫，看看窗兒都亮了。金氏道：“我要進去。”方才穿了衣服，纏了裹腳，著了鞋下床來，把手又扯住大里屌兒，道：“怎麼有你這一根棒槌，這樣長的鋸了樣糙的東西，塞進戾心裡，真滿戾都是屌筋塞住，再沒一點漏風擦不著的去，妙得緊得緊。人說戾有五樣好，五樣不好，好的是緊暖香乾淺，不好的寬寒臭溼深，我是緊暖不消說，若說香的，定用問我心肝才知道，乾乾淺兩個字我自曉得沒分了，說有臭的，我只是不信。”

大里道：“心肝的戾說緊也難道。”金氏道：“不是我的寬，怎麼你這等大屌兒射進去的順流呢，你的屌兒比別人不同，屌兒也有五樣好五樣不好，你的屌兒再沒有短小軟蠻尖的病，只有大硬渾堅久的妙處，實是難得。東門生一向合我戰的時候，洩的極快，像雄雉打水一般，一洩了，這一夜裡再不硬了。怎學得你這等妙處，真是個活寶貝，憑你結髮夫妻，也丟在腦後。只恨你洩了也就不會硬了，定用咂得我興過才去。”又把大里

屌兒扶起，嘔了一回。方才出門去。

大里送到房門外邊，又親金氏五個嘴，親得金氏舌頭兒辣焦焦的。又把屄來捏弄，指頭擦進去，恨命的挖了幾下。金氏也扯了大里的屌兒不肯放，蹲倒身子，口來咬屌兒一口，叫：“我的心肝，待我咬落了才快活。”大里道：“饒他吧，咬落了今夜晚早些出來咬他。”金氏道：“曉得，曉得。”兩人分別去了。

金氏進房裡來，東門生方才睡覺醒來。金氏摟住東門生道：“我的心肝，我的心肝，丟了你一夜，你不要怪我。”東門生道：“屄昨夜快活不快活？”金氏道：“不要你管。”竟騎在東門生身上，把屄拍開含住龜頭兒，連搓幾搓，才有些硬掙起來，插得進去。東門生道：“你好好把昨夜裡的事說與我知道，難道他弄了這一夜，你還不爽利麼？又還要我來滿載哩！”

金氏便從頭至尾，細細告訴他說：“你去見他用笑他，怎麼這等沒用東西，直等我安排的討饒。若說他這根屌兒，不瞞你說，真是極妙的一射進屄裡去，就覺爽利殺人。”就急摟住東門生，道：“我今晚還要合他一睡，我的心肝，你肯不肯？”東門生笑道：“引你不得了，就像是小娃子吃糖，吃了一塊又要一塊的，再去也不妨，只怕我的心肝吃力。”一邊說，金氏一邊在上面動，東門生忍不過精兒來了。金氏方才下身來，金氏用汗巾把屌兒拭乾，又把屄門擦淨。但見日高三尺，東門生道：“這時節大里必定還睡哩，等我寫一個帖兒笑他。”

東門生要起來寫，因方才弄了這次，頭暈眼花，只得叫塞紅把紫檀匣裡瓦現捧來，叫阿秀把古雕拜匣內羅龍文的墨，磨起來，取出尊生館粉箋一付，依在床邊就寫道：

吾弟三敗於金，可見南宋無弱兵矣。昔日跨崔之興安在哉！屈首請降，垂頭喪氣，徽欽之辱，亦不是過。可笑！弟即當招兵買馬，卷士重來，以圖恢復。毋使女真主得志，謂我南朝無人也。

寫完叫小廝餘桃，吩咐他：“你可送這帖兒到書房裡，趙小相公收折。”原來餘桃是北京舊簾子衚衕，學小唱出身，東門生見他生得好，新討在家裡炒茹茹的。

餘桃拿了帖兒，竟到書房裡來，正撞著大里梳頭，隨接了帖兒，看完，呵呵的大笑，作回柬道：

昨者輕敵，遂有街亭之恥，然亦佯敗以驕之。尊諭三伏，不啻巾幗兌遺，令人努氛勃勃。晚當被甲躍馬，誓矢得決一雌雄，必三犁膚廷，倒深入不毛，直搗其巢穴而掃腥羶，然後已。此復。

餘桃領了回帖兒，送交東門生。東門生見了回帖兒，也嘻嘻的笑。念與金氏聽。且道：“你怕不怕？”金氏道：“不怕！不怕！包今夜晚定要他跪了討饒呢。我聽他書裡說話，不過是要戲得我尻穿洞破的意思。又打覷我淫，可恨！可恨！今晚你不待我出去，我定要去了，你可寫去道，定要斬了和尚的頭，剝了將軍的皮，搶了兩個雞蛋，放在熱鍋裡，弄的稀爛哩！”東門生道：“你真說得好，不消寫帖兒，我見他就與他說。”兩個方才叫塞紅拿衣服過來，穿了下床來，又是中飯過了。

那裡曉得大里曾遇著過一個方上人，會採戰的，贈他丸藥二包。一包上寫著字道：“此藥擦在玉莖上，能使長大堅硬，通宵不跌，倒頭，若不用解藥，便十日也不洩。”一包又寫著：“這藥入於婦人陰戶內，能令陰緊乾燥，兩片漲熱，裡邊只作酸癢，快樂不可勝言，陰精連洩不止，若進多遭不用樂，陰戶腫疼，幾日不消，若男子要洩，含冷水一口；婦人陰戶上，把甘草水一洗，便平復如舊。”又寫道：“此藥只得施於娼婦，人家女人不可用，此藥能損壽，多用則成弱症也。”大里看完笑道：“今晚也願不得我，定用於他見一番手段了。”先取一粒抹在自家屌頭上，又取一粒結在汗巾頭上，袖帶了揚州有名回子做的象牙角先生，怎麼得個好天色夜呢。

卻說東門生吃了午飯，正要睡睡，只見學裡的差夫來叫道：“明日學院到淮安去，打這裡經過，就到瓜州地方去接。”東門生忙叫餘桃取了衣巾，出門去對金氏道：“今日晚頭我不得回來了，等他走來，你就留在房中宿了，一發便宜了。”金氏道：“你不在家裡，我決不做這樣事。”東門生道：“只要你心裡不忘了我就是了，我如今去，就與他說你恨他的意思，叫他夜晚早些進來，我明日晏後回來，驗你的看是好的，才見他的本事呢。”金氏笑了點頭，送了東門生出房門去。

金氏回到房中，心裡十分歡喜道：“天下有這等造化，晚頭才好像意一弄哩。”

特特的另鋪過了床上鋪蓋，就淫興動得緊，把門關了，脫了褲兒，對著鏡兒躺在醉翁椅上，兩腳蹺起，把尻拍開弄，報著道：“真生的好，不要說新心肝見了愛他，便是我自看了他也愛的。”

又見戾旁邊兩片，暗暗翕動。笑道：“這兩片東西真不長進，昨夜裡戲了一夜，還不厭煩，今日又這樣淫了。”又看了屁股道：“男子漢喜歡男風極多，他今夜裡必定要同我做這個事，只是弄屁股眼，若等他有些齪齪帶出，就倒興了。我曾見本官說，把紫菜塞進去好些。”又把茉莉水連戾合屁股眼，前前後後都洗了一遍，道：“他怎知我這樣，在這樣奉承他。”遂拭乾了。又道：“我那新心肝，便是這一歇來了何妨呢？怎麼定要直到夜晚，真個急殺人哩！”

卻說東門生出廳房前，到書房中尋大里說話，大里早已去了。也因學院經過，打聽要接不要接，湊巧撞著了齋夫，送了他幾分銀子，不要他去了。東門生走到街上，正好遇著大里，說道：“學院經過我學中，有名的定要去接，不得回家，你可去麼？”大里道：“撞見齋夫的緣故訴說了。”東門生因輕輕道：“你既不去，我已吩咐他，備了床鋪等著你，夜晚進去就是了。他真個惱你不過哩。”大里道：“曉得，曉得。”分別了東門生。心裡十分歡喜，道：“他既不在家裡，那裡用到晚頭才去。”就一步步竟到東門生家來。

這兩個丫鬟吃了午飯，都在那裡打盹，冷冷靜靜的，竟到金氏房門邊，金氏聽得有人走來，問道：“是個甚麼人？”大里應道：“是我。”金氏歡喜得緊，忙穿了單裙，走到門邊，笑問道：“你好大膽，直到這個所在。”大里道：“恐怕有人來，快開門！”金氏道：“你跪在外面，我才開門哩。”

大里就雙膝跪在地下，金氏開了門，就笑起來。連忙扯起，二人同進了房，把門閉了。金氏摟了大里叫：“我的心肝，我正在這裡想你，你就來了。”大里道：“今日是天作成，等我兩個快活哩。”只見房裡靠東壁邊，掛箸一幅仇士洲畫的美人兒，就如活的一般，大里看了道：“這倒就好做你的行樂圖兒。”

把一張萊州水磨的長桌捱了畫兒，棹子上擺了許多的古董，又擺著各樣的春意圖兒，梳頭桌子上，放象牙鑲嵌的豆柏楠減妝一個，上邊鋪了一張班竹萬字床，掛了項月白百蝶湖羅帳子，床上鋪了一領絕細的席子，放了一個長藤枕，兩眼花絲細的單被，把沉速香薰的噴鼻子香的，枕頭邊放著一個宋朝金胎雕漆雙頭牡丹花小圓盒，盒兒裡面盛著真正緬甸國來的緬鈴一個，原來東門生是不會久戰的，常常弄過了，只得把這個東西放在戾裡邊，方才了興。

大里看了道：“我舊年到南京科舉去，院子裡馬蘭湘家裡耍了，見他的床鋪與你家差不多的。只是馬蘭湘極出名的小娘，趕你的腳底毛不來哩。”就抱住金氏親了一個嘴道：“心肝，快些脫光光的，待我插進去。”金氏道：“你去關了窗兒，忒亮得緊，叫我羞殺人呢，怎麼脫的下去？”大里道：“我合你還甚麼羞哩？正要亮些才妙呢！”只把銀條紗糊的格子窗推上，又替金氏把衣裳光光的脫去了。大里把手去摸摸屄道：“昨日晚像是我弄的腫了，且拍開等我看一看。”這是大里要放藥進去，假意說話兒，金氏那裡知得，金氏應聲道：“生得這樣胖的。”

就睡倒，便拍開叫：“大里，你要來看，除非你的屌兒是鐵打的，方戳得我屄腫。”大里把丸藥一粒放在手指上，假意弄摟，把藥輕輕放進屄裡去，笑道：“如今真個不腫，晚些定要他腫哩。”金氏笑道：“你真有這樣本事，我憑你怎樣弄會射殺了我，我才見你好漢子，決不討饒的。”大里道：“如今說開了，牢記！牢記！”金氏一頭跳起來道：“我倒脫的光光的等你，看你倒穿著衣服只管胡說。”

也來替大里脫衣服，解下褲兒來，看見大里的屌兒棒槌一般的大，便雙手拿住。道：“我的心肝，你像個被曲鱔呵了胞的，怎麼比昨夜又大了些？”大里道：“你怕麼？”金氏道：“天下只有嫌屌兒小的，那有放屌兒不進去的屄。我正全要他爽利一爽利，那有怕他的理？人說的好，開開了羊飯店，憑你這大肚子。”就把口來咬咂道：“我的心肝，這根屌兒，全是這頭兒生的有趣，頭兒去了皮，又急筋又跳，擦得我的屄門邊極快活。”

這時節金氏藥氣發動了，只覺屄裡邊熟烘烘的，裡面酸癢難當不得，就起來坐在醉翁椅子上拍了。扳著對大里道：“為何我的屄裡熱起來，又酸又癢？”大里道：“只是淫得緊，有甚麼說哩！”金氏道：“我每當便淫，不是這等，今日比前兩樣的了。”大里道：“婦人家陰精要來，方才是這樣的。”金氏道：“心肝！快拿屌兒來射進。”

大里故意不放進去，只把屄門邊捱擦。金氏道：“如今一發弄的我過不的了。”看他歪著身，扭著腰，搖臂腿擺，十分酥癢難過，真是有趣。大里笑道：“如今著手了。”就把屌兒插進屄裡去，一氣盡力重抽了七八百抽。金氏閉了眼，昏昏睡去，只見陰精大洩。原來婦人家陰精比男子漢不同，顏色就如淡紅色一般，不十分濃厚，初來的時節，就像打噓噴一般，後來清水鼻涕一般，又像泉水洎洎的衝出來。大里就蹲倒了把口去盛吃，味極甜又清香，比男子漢的精多得一半。

大里笑道：“ 真是天下極奇的模樣了，我今日才知道婦人家陰精是這等的。 ”

把舌尖盡數舔吃，金氏開了眼，醒了來道：“ 我今日異樣，戾內癢真受不的，比一向一些不同，就像有萬根尖嘴蟲在戾心裡亂咬，癢鑽進骨頭裡去的，又熱又酸，你越抽我越過不得，方才來了一陣，才略略好些。 ”把頭向地下看道：“ 有好些流出來，為何地下不見了哩！ ”大里道：“ 都是我把口來盛吃了，你還不知道，真個是魂魄散了，那裏還知道？ ”

正講話的時節，金氏道：“ 不好了！又發了！又像方才一般癢起來了。 ”忙拿屌兒來，大里忙把屌兒射進戾裡去，重抽一千餘抽，道：“ 今日定要弄的你爽利。 ”

金氏口裡咿咿啞啞、吱吱呀呀，叫道：“ 心肝，快些抽不要歇，今日決要快活殺了，我實過不得了。 ”

又見眼口開明昏暈去了。陰精大洩，大里又把口來盛吃，比頭遭一發多了。金氏醒來道：“ 真是好笑！若說起今日戾裡頭快活，真要做甚麼神仙，便是刀在頭上殺，也只是快活了。知道了若還我的戾，只看是這樣，怎麼得他結來，來這等一陣，實是出了一身冷汗，口裡合舌頭，合手腳都是冰冷的。他在這裡看見，地下有許多狼籍，必定愛惜我，你如今只是來了等我吃還便罷。 ”

大里笑道：“ 今日我只要心肝快活，是這等竭力奉承，你到埋怨我，且看我這一根鐵棍樣的屌兒，不放在你這淫戾裡，叫我放在那裡去？今日定用做你不著等我射的爽利，包你定射不殺了。 ”金氏道：“ 說的我又癢了。 ”快些把那屌兒，因又插進去，墩了七八百墩，研了一百來研，撬了一百來撬。金氏道：“ 如今再來的不許你吃了，好好把茶盞接你，等我看看。 ”大里道：“ 曉得。 ”

又著力往上面骨梗邊，刮一陣，擂一陣，又往下面近屁眼的處在，摩了一陣，著實擦了一陣，又突了一陣，才憑屌兒在戾中間盡根到頭，抽了二百數十抽，金氏口中只是叫道：“ 心肝！我要死了，如今我只是熬不過了。我怎麼誆戲得這樣快活呢？ ”

大里見金氏又有些酥暈過去，把屌兒拔出來，拿角先生套了插進去。盡力緊抽，又抽了五百多抽，金氏暈去了。大里忙把茶盞接在戾門邊，只見這一番來，戾一發張開，兩片喘動，就像馬鼻頭割開一般，陰精頭裡湧出滾滾流出來，接了半茶盞。大里看他陰精這

一番出的，比前更覺多些，放在床邊，金氏開了眼，醒來一看。道：“ 真真有趣。 ”遂叫大里吃了。大里接來，亦更清香，遂一氣飲盡。

金氏見大里把陰精吃了道：“ 心肝，真有趣人也。我的陰精已出來三次了，你的屌兒也似無力了，我去到灶上做些飯來你我吃。 ”金氏遂起身穿了衣服，往灶上去了。大里見金氏去了，自己想道：“ 怎麼有這樣知趣的婦人？我又有這樣受用的造化。 ”便把屌兒捏弄。

卻說金氏到了灶上，屄門二片腫起來，走路看些礙人，暗笑道：“ 如今做出來了。明日我的心肝回來，看出怎麼好，一定被他笑倒。 ”忙叫丫頭道：“ 塞紅，今日趙官人在我房裡，安排酒進去吃，你們兩人，可換上乾淨衣服來服侍。 ”又道：“ 阿秀，你拿燈進去。 ”

阿秀拿了燈到房裡來。大里摟住阿秀，親了一個嘴，問道：“ 你娘在那裡？ ”

阿秀道：“ 在灶上呢。 ”大里扯住阿秀道：“ 在此等我弄一弄。 ”阿秀道：“ 娘要打。 ”慌忙走出去對塞紅道：“ 娘今日閉了房門，在房裡一日，我道做甚麼，原來又是他在房裡，我娘這樣一個標緻的人物，虧他受用。 ”塞紅道：“ 趙官人這樣一個標緻的人，虧娘受用哩！ ”

卻說金氏辦了一個精致攢盒，開了一罈三白酒備完了，叫塞紅拿了攢盒，叫阿秀拿了酒，同進房裡來。大里摟了金氏叫道：“ 我的心肝，叫你這樣費心。 ”就在床前擺了一張小八仙桌，大里上面坐，金氏下面坐，塞紅灑酒，兩人對飲了十數杯。

大里道：“ 我不會吃悶酒。 ”就走下來合金氏一同坐了。抱了金氏在懷裡，一手拿了酒杯，一手去摸金氏的屄道：“ 我的心肝，緣何腫的是這樣的，疼不疼？ ”

金氏笑道：“ 不要你管，你且吃酒。 ”就把酒吃到口裡，含了送過在大里口裡，連送了四五鍾。大里道：“ 我要把酒放杯在心肝屄上，灑了酒一發快活。 ”金氏道：“ 你要是這等，有甚難處呢？ ”就叫：“ 塞紅，去拿圍圍的。 ”

沒奈何，大里來脫去金氏衣服，光光的仰眠在床上叫道：“ 阿秀，塞紅，墊高起腳來，把枕頭又墊起屁股來，把酒杯正正放在屄裡。 ”大里吃了四五杯道：“ 有趣，有趣，好

個盛酒的杯盤。”金氏道：“不好！弄的戾裡，又是日裡一般酸癢起來了。”大里道：“正要你癢，竽我再盛些精來衝酒吃。”金氏道：“這個甚妙，把杯拿去了，快拿屌兒來，你一邊戲弄，一邊戲酒也好。”

大里道：“我只管抽你一百抽，吃一杯酒。”金氏道：“使得。”叫阿秀道：“你數數，到一百抽，塞紅就灑酒。”大里一氣重抽了一百抽，吃了一杯酒。金氏道：“我戾裡癢得緊，快些重重的抽。”大里就狠命的亂抽，阿秀那裡數得清。

大里笑道：“有過二百多抽了。”金氏道：“如今吃兩杯酒便是了。”大里道：“如今待我自家記數，且看抽多少呢？你孃的精才來。”大里又盡根抵住戾心，掘搗有一個時辰。叫塞紅道：“我也不耐煩記數。”且流水灑酒來，一連吃了十數杯。金氏笑道：“抽了一千多抽，為何戾裡只是酸癢不見，便再重抽些。”大里又緊抽緊頂幾百回。金氏道：“如今我過不得了！要死了！”只見金氏麵皮雪白，手腳冰冷，口開眼閉，暈過去。

大里把屌兒拔出來，忙把茶鍾盛在戾門邊，只見陰精依舊流出來。流了大半茶鍾，塞紅、阿秀笑道：“這是甚麼東西？”大里道：“這是你家主婆的騷精，我射出來的，你兩個少不停一會兒，也要是這等射出來哩！”塞紅見金氏不醒，忙問大里道：“如今怎麼了？”大里笑道：“這樣這樣騷癢漢精精，我射殺罷了，要他做甚麼？”

就把口對了金氏口裡接氣一歇，金氏漸漸的睜眼動手，又好一會方才醒過來。

一身冷汗笑道：“這一遭比日裡又快活些，來得十分爽利。只是手腳要一些氣力也沒有了。你快扶我起來。”大里抱了坐在膝上，金氏見茶鍾裡的陰精，忙問道：“怎麼只有這些許多？”問塞紅：“有酒在裡頭麼？倒在小金盃看看有多少哩？”塞紅倒滿一小金盃，這個東西映了金子的顏色，一發清瑩得可愛了。

大里拿了，一口吃淨道：“瓊漿甘露，也只好是這樣的。”倒有三鍾才完。大里俱吃乾了。金氏道：“真個好笑，古人說的好：‘口裡咂，腰裡答，戾裡夾。’憑你一個屌兒抿了霎，也定把腦門子擠出，溼，如今我恨命咂你舌頭，要動心火你搭你的腰眼，要你精忍不住，鎖你的屌兒梗，要你癢麻哩。只見你屌頭脹起來，再沒些流出來，真個作怪了。如今要你來些與我吃。”大里笑道：“你弄出來，你就吃。”金氏兩手捏住屌兒道：“奇怪！這等有熬煉的東西。”

把口來咬咂一會，又不見出來。金氏叫：“ 塞紅、阿秀，你兩個來品咂，定要弄他出來！ ”兩個不肯，金氏怒道：“ 丫頭還不來咂，我也咂了，爭得你兩個人。 ”塞紅對阿秀道：“ 這一向來，我家主公屌兒張也不許我們張，一張如今等我看飯吃哩。 ”便輪流品咂。

塞紅品的牙床懈，阿秀咂的口水乾，也不見屌兒有些動靜。金氏道：“ 奇怪！也罷，我平日極歡喜看人弄弄，你可把塞紅丫頭弄弄，等我看一看。 ”大里道：“ 塞紅一定是黃花女，我屌兒忒大，只怕一時間難弄哩。 ”金氏笑道：“ 這狐狸精，前日見我往媽家去吃生日酒，竟合我的人弄了半夜，我回來打了他一頓，又聽的說，我昨晚出在書房的時節，又合他弄了一夜，戾眼一定弄大了，還不脫了衣服，等趙官人弄哩！ ”

塞紅羞殺人了，紐著身子不肯走來。大里道：“ 這分明是家主婆婆，難道你娘不怕羞的。 ”一下子就推倒在凳上，金氏也替他脫了光光的。大里就把塞紅渾身衣服都脫去，原來塞紅看一日，戾裡頭淫水流出，褲子都溼透了。大里解下來，金氏笑道：“ 你看這丫頭像是撒尿出來了。 ”大里道：“ 方才茶鍾裡難道也是尿嗎？ ”

塞紅把手掩了嘴笑起來，大里把屌兒插進戾裡去，也不見他說疼。

大里笑道：“ 東門生這兩夜，難便就弄得這般樣的。一夜戲過幾百遭。 ”塞紅道：“ 偷也偷了幾遭兒，如今也是這樣的了，大家無的說罷。 ”金氏笑道：“ 這丫頭倒會多嘴。 ”阿秀道：“ 實射好他，趙官人的是貴屌兒，不要射他這一個賤戾，只做娘睡了罷。 ”大里道：“ 也是他一遭造化，你不要來爭。 ”就推進去大半根。

塞紅道：“ 裡面忒頂的慌，抽出些來！抽出些來！ ”大里道：“ 不要做聲，包你快活。 ”一連氣，連抽了四百多抽，塞紅口裡做起聲來：“ 噯呀！噯呀！ ”大里道：“ 我也要戲他的精來。 ”挺了腰，盡力盡根抽送，有二百多回。

塞紅不覺暈過去，也像金氏一般的。金氏笑道：“ 這丫頭迷迷痴痴的。 ”大里道：“ 他牙關咬緊，兩腿放下，也要精來了。 ”金氏忙把茶鍾來接在戾邊，只見戾皮張開喘動，陰精滾出來，只接得一酒杯兒，比金氏的少大半。金氏道：“ 我如今醒看醉人，原來婦人家來時節，這樣好看。 ”大里道：“ 心肝來時還好看哩，戾門比他門大一半，喘動像馬鼻頭一牽一牽的。 ”大里心裡道：“ 陰精自家來少，用藥來的多了。一定像人。 ”

金氏把塞紅的陰精，叫大里吃了。大里心內道：“ 若吃他的，金氏必怪我。 ”

拿過手來傾在地下。金氏道：“怎麼傾了？”大里摟了金氏道：“我的心肝的，心內愛得緊，便吃了何妨，若他的齷齷齪齪，我怎好吃呢？”金氏道：“我的心肝，原來這等愛我，我今日被你射七死八活，也是甘心的。”大里道：“我的屌兒不能夠軟，硬得痛，怎麼好哩？我的心肝，我拍開戾，待我弄一弄。”

金氏道：“不瞞你說，我的戾心裡，還是酸癢，要射進戾門邊，實腫得疼痛弄不得了。我且遲些兒，你便合阿秀也弄一弄。”大里道：“這樣丫頭我不歡喜，只是射在心肝的戾洞，我才快活。”金氏道：“難得你這樣情意，不要說戾裡痛，便真個射殺我，我也肯的。”

這時節，塞紅已醒轉來，赤條條的起身，旁邊著衣服，口裡只管笑。阿秀也指著他笑道：“你好愛人，得這樣受用。”金氏道：“我兩腿就像打拆一般，再拿不起來，你兩個丫頭，把我兩腿抬起來。”

大里細把戾一看，只見片番轉紅腫，裡面的皮兒都擦碎了，戾心一塊肉，像個雄雞冠一般突起，裡頭像火薰蒸一般熱烘烘的，看了也可憐，他叫道：“我的心肝，看了心痛，把口來舔刮。”金氏道：“輕些舔弄一回。”大里心內道：“俺要安排他討饒才放他。”

又把屌兒插進戾門裡去，盡力重抽。金氏熬住疼痛，抽了一百餘抽，摟住大里，道：“如今忍不過痛了，我的心肝，便討饒你了罷！”大里心內道：“他的戾等射個爽利了，一發把屁股來弄一弄，方才我得滿意哩。”便摟住金氏道：“我的心肝，看你苦的面上，我饒你，只是我的屌兒，再不肯軟，你的戾說弄不得，等我弄一弄屁股。你肯也不肯？”金氏道：“弄屁股是我極怪的事，他每常要戲，不知我罵了多少，如今我的心肝要弄，只是你的屌兒大得緊，恐怕裡頭當不得。”

大里道：“我當初被你老公戲了多少，記得十四歲時節，弄起十分疼痛，他只把鎦俣嗖列，漸漸的熱滑，就覺得寬鬆了。你兩個成親前一夜，還來弄我，我興動前，頭精也流出，他將一半吃在口裡，一半抿在我臀裡，就一發滑通通的了。”

金氏道：“既如此，多擦些鎦儼藕謾！貝罄鑭潰骸跋得。”

金氏照依小官一般，把屁股突了靠在床邊，大里就伸了舌頭，把金氏屁股眼舔溼。金氏道：“ 你怎麼這樣愛我，這個處所，那個是肯舔的。 ”大里慢慢的把屌兒插進去，金氏是頭一次疼得難過。把牙齒咬的響，眉頭蹇了半歇，大里問道：“ 你怎麼妝做這個模樣？ ”金氏道：“ 不要管我，你射你的。 ”大里道：“ 心肝像是有些疼不快活？ ”金氏道：“ 只要你快活，我心裡歡喜，我便割殺人迸痛，你也不用管的。 ”大里放屌兒進去三寸，再不動盪。

金氏道：“ 怎麼不抽？ ”大里道：“ 只恐心肝怕疼。 ”金氏道：“ 若弄屁股眼不抽，男子漢有甚麼趣兒，不要管我，憑你弄罷。 ”金氏摸摸自家屄合屁股只隔一層皮，後邊動，前邊也有些趣，H水流滑，叫大里把屌兒拔出來，卻把H水只管擦進去些，一發滑溜了。大里道：“ 好知趣的心肝。 ”便緊緊抽洩，只不盡根。原來金氏屁股裡肥膩得緊，剛抽了五六百抽，就有自由一般粘在屌頭上，屌邊旁邊帶出一塊來，大里叫金氏回頭轉來看。

金氏問道：“ 這是甚麼？ ”大里道：“ 這個叫做油，有這東西屁眼裡頭才滑溜，心肝的屁眼，比小官人的更妙，更比屄裡鎖得快活。 ”又問金氏道：“ 你看見我昨日寫與東門生帖兒麼？ ”金氏道：“ 看見。 ”大里道：“ 我書裡頭有些意思??你曉得麼？ ”金氏道：“ 不過要射得我屄破的意。 ”大里道：“ 你還猜不完我說犁虜廷，倒巢穴是弄你的屄破，說深入不毛，我弄屄是有毛的，弄屁股是無毛的，我弄你屁股，這不是深入不毛麼？ ”金氏笑道：“ 天殺的！今日都被你應了嘴了，你如今一發著實抽拽起來了，天也要亮了。 ”大里道：“ 只怕你嫌屌頭在裡面頂得慌。 ”

盡力抽了四五百抽，一下拔出來，竟洞宮帶出三四寸來。大里道：“ 甚麼東西？ ”金氏低頭看道：“ 這是洞頭，你盡力抽，便扯出了，不好看怎麼好？ ”大里道：“ 等他拖出做了一根尾耙也好。 ”金氏道：“ 不要取笑，不像模樣，屁孔裡其是迷悶，又有些墜人疼，怎麼樣弄得進去才好？ ”大里道：“ 我的心肝射得你可憐，拖出冷了便難得縮排去，我有個計較，就得倒把舌頭舔一舔、抵一抵。 ”金氏道：“ 這個處所在粗糟的，誰肯把舌頭舔抵，我感你這樣的心情，死也甘心了。 ”

大里細看這洞裡頭，只見又有一塊黑的帶出來。大里道：“ 裡面黑的是甚麼東西？ ”金氏道：“ 是紫菜。 ”大里道：“ 這是我用過的，你怎麼曉得了？ ”金氏道：“ 不瞞你說，家中新討這個餘桃，是京中慣做小官的，我問他因得明白這個，帶出來屁眼迸開難過。 ”大里道：“ 屁眼不好了，我屌兒硬得緊，不見精來，你肯再把阿秀等我弄一弄罷。 ”金氏道：“ 阿秀模樣兒倒好，只是年紀小些，快過去！ ”

阿秀道：“趙官人東西大得緊，要弄的疼，只是弄不得。”金氏道：“少不得遲早定等趙官人來弄，還不在我面前戲哩，我正要看看。”塞紅道：“方才笑了我，如今輪到你身上了，還不脫褲兒哩！”阿秀道：“我看娘合趙官人弄，我也動心，只是恐怕當不起。”金氏道：“你且脫了褲兒。”

塞紅把阿秀的衣服，脫的精光光的，立在旁邊。阿秀便要跑，被塞紅一把抱住。金氏道：“拿他上凳來，我撳了他的頭。”塞紅忙把兩腳來拍開，不許他動。阿秀道：“就像殺豬一般的。”大里道：“妙！有趣。好個小屄兒，毛也一根兒沒有。”

把手去摸一摸道：“有尿水樣的流出來，只是屄還不曾戲動，今日趙官人替你開了黃花。”金氏道：“他人小的緊，疼先發，擦些馋唾儿。”大里道：“开黄花不可把馋唾擦上，若用馋唾搽的，就是男子汉没有本事的。如今趁着他有些骚水，射进去倒好。”

大里便把屌兒一送去，阿秀就叫天叫地起來，道：“疼得緊，輕些！慢些！”

塞紅把兩腳狠命一拍，大里把屌兒一送，突的一聲，竟進去大半屌頭。阿秀道：“不好了！射殺了。”只見鮮血流出來。阿秀叫道：“娘，說一聲定用饒了。裡頭就像刀割的一般，又像裂開一般，真個疼得緊。”大里道：“只有屌頭大些，下邊又有些小。”阿秀道：“再不要進了。”

大里又一送，禿的一聲，把一個大屌頭，都放進出了。阿秀頭合手腳亂顛起來，道：“如今射殺了，疼得真難過，血流出來夾屌兒流下滴滴的不住。”金氏笑道：“射的這丫頭好。”塞紅道：“趙官人一發把屌兒都射進去。”金氏道：“你這丫頭一向弄寬的還容得去，他是頭一次，怎麼當得起，再進去二三寸，夠他受用了！”阿秀叫道：“趙老爺、金奶奶定用饒了，再進去些不得了。”大里輕輕拔出來。阿秀道：“便拔出裡頭也是疼的。”那知大里是故意抽些出來，就往裡邊連根一墊，禿的一聲，直射進去半根了。

阿秀大叫一聲道：“如今死了。”亂顛一陣，塞紅再不肯放了他的腳。阿秀道：“疼死了。”大里道：“便饒他。”就盡根抽送了三百多抽，只見一抽出，一送進。阿秀道：“不好了！不要動了。”大里不管他，又著實抽了一百數十抽。只見滿地血流，眼淚汪汪的亂滾，面像土色，漸漸的死去了。

金氏道：“你饒了他罷，這丫頭這樣沒福，略進去半根兒，就射的暈去了。”

大里忙拍屌兒拔出來。塞紅把阿秀扶起來，坐了一歇，阿秀醒來道：“噯呀！噯呀！疼死了。”開眼道：“趙官人忒狠心了，若再墩進些去，小腸都斷了。如今疼的難熬。”只見滿地是血，對塞紅道：“趙官人把我傢伙弄壞了，一世沒用了。”金氏道：“且去睡罷！”

塞紅道：“方才笑我，我卻是快活殺，你怎麼就等趙官人射殺呢？”阿秀扒起來慢慢的去了。大里把屌兒拭乾，從新與金氏洗面，吃了早飯，要回家去。金氏不捨，又把屌兒口咬舌舔一會，放他出門去了。金氏屄腫身困也睡了。

話說東門生送過學院回來，從大里書房門口過，直走到書房中，見大里在醉翁椅上睡著，東門生看了不覺興發，隨扯下褲兒，將屌兒插進大里屁眼去，一送弄一會，大里醒來，忙送過舌頭，叫：“親親心肝。”奉承了一會，東門生精就來了。

二人閒話分手。

東門生別大里回到廳上，金氏臥在床上，東門生道：“心肝，我回來了，我與你弄弄罷。”金氏道：“今夜大里弄壞了，弄不的。”東門生扯開單被看，一見屄門腫了，屄裡的皮弄破了。不覺失聲道：“怎麼弄的這個模樣？”又細看了一會，道：“一定用上藥了。”

金氏道：“他將我射死三次，流下三茶鍾陰精，他都吃了，他又要弄屁股，抽了四五百抽，竟把洞宮帶出三四寸長來。他就蹲倒，把舌頭舔一舔，抵一抵進去。

我想這個所在，豈是人的舌頭舔抵，因此感他的恩情，無情可報，我又叫塞紅與他弄屁一會，他的精不出來，又叫阿秀合他弄了半天，他的精仍舊不出來。大里待我如此恩情，我將何以報他？”

東門生道：“你道他是待你恩情麼？他吸你的陰精，就如吃你的骨髓，他舔抵的洞宮，就如吃你的心肝一般，如此狠毒心腸，你還感他怎的，又弄了塞紅，又開了阿秀的黃花，此恨怎消，也罷，且與你治了屄，然後再與大里算帳。”

東門生出門，到街上問了方子，取了甘草，回家煎水，與金氏洗了一遍。才覺得好些。金氏道：“ 偏你曉得這許多。 ”一連又洗了幾遍，東門生用綿子打溼，輕輕推進戾裡邊激洗，金氏兩片戾門，登時腫消，裡面破皮，登時紅去，爽利如舊了。金氏見東門生，洗得這等殷勤，妥帖撲的流下淚來。

東門生問道：“ 因甚麼這樣？ ”金氏含淚道：“ 婦人家養漢是極醜的事，丈夫知道老婆不端正，是極恨的，不是死了，定是休了。我如今弄出這樣醜的情形，你又不殺我，又不休我，又怕我死了，煎藥我吃，又是這樣愛我，難道我比別人兩樣麼，只因愛心肝得緊，方且是這樣呢，你愛了我，我倒愛了別人，我還是個人嗎？叫我又羞又恨，怎麼對過你，我決要吊殺了。 ”

東門生摟住也流淚道：“ 我的心肝，有這等正性，是我汙了你的行止，我怕你病，安排藥來等你吃。你倒要吊死，若心肝一死，我也死再不要說這樣話了。 ”

古人說的好：“ 成事不說了。 ”後來不知金氏尋死否？也不知東門生怎麼？方解了金氏惡道。東門生用些甚麼計策，雪他的恨，方才罷了。且看下卷，自有分解。

绣榻野史　上卷终

下卷

卻說金氏道：“ 我恨大里這個狠心人，你如今再不可合他往來了。我若見他的肉，也要兩口唆吃哩。 ”東門生笑道：“ 你便今日惡懲了他，也便宜他，只是氣他不過。 ”

金氏思量一會道：“ 我有計較了。 ”東門生道：“ 有甚麼計較？ ”金氏道：“ 他白白的戲了你的老婆，你也戲他家的戾才是。只是大里沒有老婆，今他娘才三十多齡，又守了十多年寡，安排得他的娘，等心肝戲了，我心裡才過去呢。 ”

東門生道：“ 他戲你的屁股，我方才回來，先到書房裡，他正睡熟，在醉翁椅上，我就戲得他醒來，他也著實奉承了，想是把你家數，學去速遭比前時一發有趣，只是我沒用，把洞宮拖不出來，這個仇也作憾了。若是大里的娘，原也標緻，只是壞了人家的貞節，心裡不忍的。他的娘又是不容易惹的。 ”金氏道：“ 你還這等仁心哩，若依了我的計策，不怕他的娘戾，不等我的心肝射得穿哩。 ”

東門生道：“且看你的本事。”金氏道：“大里極怕他娘，你去對他娘說，某處有個好館，薦他去，要他娘催著大里起身，大里不敢不去。若大里說起我來，你就說被你把他的戾射壞了，再弄不得，定用將息兩個月才好弄，你如今且去兩個月再來，他必定信了。他若去時，一定說丟娘不下，你可說你老孃在家冷靜，獨自難過。接來合我同住，既是通家走動的好兄弟，他娘必定肯來，那時節我又差你出門去，另有絕妙計策，我自然包你上手。”東門生道：“極妙！極妙！我湖洲正有個舊主人家，來接我，我薦了他去好麼？”金氏道：“正好。”

東門生清早起來梳頭完了，逕到大里家去，正遇著大里，又不知是有甚麼好男風的哄他去，宿了一夜不在家裡。就一直進裡邊，見了麻氏。麻氏陪著吃了茶，問：“姚家自那裡來，曾見大里麼？”

東門生道：“昨日不曾到書房裡，我只道他在家裡，因此時特地過來。湖洲有個好書館，有三十兩束脩，來接小侄去教書，小侄有事，在家不得脫身，近來書館是極難得的，特來請阿弟去。”麻氏聽了，隨叫聲：“天殺的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近來我兒子，新搭上兩個光棍，一個人是瓊花觀前，姓常名奮，人都叫他做越齋喘哄小官，因此把甚麼越王常奮的故事，起了個號；一個人是迷樓腳邊金巡漕的公子，叫他做金蒼蠅，人都叫他做隘字。也是極好的小官，用糞蟲隘裡鑽的俗話兒，起了個號兒。想必是這個光棍哄去了。我因他遊蕩，再不老成，正要替他去尋個書館，正在沒計較哩！這等極好。”

東門生心裡也吃驚，只得應他道：“這常奮是房下的近鄰，金蒼蠅是房下的內侄，一向曉得這兩個是光棍，只怕阿弟戀著他們不肯。”麻氏道：“不怕他不去，我吩咐他一定去，多謝你的好意了。”東門生道：“阿弟去後，老母在這裡冷靜，薪水又不便，請老母到小侄家裡同住，侄媳婦又好朝夕陪伴，小侄也長要走出外邊去，老母去又好常常的照管照管。”麻氏道：“這怎麼使得，多謝多謝，再等我與兒商量商量。”

東門生辭別了回家去後，大里方才回家來見娘。麻氏變了臉道：“你又合這兩個光棍去哄一夜，不到書房去，姚氏哥哥剛來了，有個好書館薦你去，在湖洲，你可就收拾行李去罷。”大里見娘看破了他的行徑，好不羞人，假應娘道：“去便去，只怕娘冷靜哩。”

麻氏道：“姚哥哥說你去後，要接我到他家裡同住，卻不冷靜，你只管去你的。”大里

見娘定要他去，一來丟金氏不下，二來捨不得這兩個光棍，道：“ 娘要去同住省使用，又熱鬧極好，只是兒子後生家不會教書。 ”

麻氏生氣起來道：“ 男子漢出路，讀了書教書，這個是常事，我生了你十七八年，還不會掙一些兒東西來孝順，還做甚麼人？ ” 大里忙道：“ 娘不要生氣，兒子曉得，明後日就去罷了。 ”

辭了麻氏出來，逕跑到東門生家裡來，東門生正立在廳前，大里道：“ 我哥莫非怪我麼？怎麼在我娘面前，催我遠遠出路哩！ ” 東門生一手扯住大里，進房坐下道：“ 阿弟，我昨日回到家裡來，你阿嫂屄腫在床上，我笑他做出例樣，又稱你的本事真個好，怎麼怪你，因昨日有個人來尋我，說湖洲有個上好的書館。原來是我舊主人家，我因自家今年有事，不能去，特特薦與阿弟去，阿弟得了也好使用，阿弟怎麼這樣反疑心起我來了？ ”

大里道：“ 多謝哥哥的好意，只丟阿嫂不下哩。 ” 東門生道：“ 我正要對你說，你阿嫂被你戲了半日一夜，屄皮都碎了，屄門都腫了，正爛了流膿，便好也卻得兩個月，你在家又弄不得，你便去不必掛念，且去等了兩個月回來極妙。 ” 大里連忙作揖道：“ 哥哥有這等好心，我怎麼不去處館哩，如今且等阿嫂將息幾時，問他怕不怕？ ”

東門生道：“ 你阿嫂淫屄，少不得定用你這根鐵屌兒對付，他如今屄裡又生了毒，你且好去，你家下不消費心，我就去接你娘過我這裡來供養了。 ” 大里道：“ 這樣好意，怎麼當得起來。 ” 東門生道：“ 阿弟差了，阿嫂等你戲了，就是你的老婆一般的了，你的娘不就是阿婆麼？媳婦供養阿婆，有甚麼當不起的！ ” 大里道：“ 既如此，多謝了，我就去收拾行李。 ” 大里別去了。

金氏正在廳房背後聽了大里的話兒，道：“ 天殺的！還要弄我哩。 ” 就叫東門生：“ 你可去接了麻母來。 ”

東門生又到大里家裡來，只見大里行李都收拾完了。東門生去請麻母。麻氏道：“ 等我兒子一起身就過來了，只是打攪不便。 ” 東門生道：“ 通家骨肉，說那裡話來。 ”

催了麻氏把自家隨身鋪蓋、衣服，收拾收拾，麻氏應了。大里道：“ 我今日要去了罷。 ” 麻氏道：“ 你去不可貪酒野闞，專心讀書，我自家在家裡替你尋個標緻做親。 ”

大里道：“ 曉得。 ”對東門生道：“ 我娘在哥哥家裡，甚是安穩，我今年得了好館，極快樂了。感哥哥的恩德，真個不盡了。只是兩個月後準準歸來，看望哥哥了。 ”東門生道：“ 專等！專等！ ”

大里又輕輕對東門生道：“ 我同哥哥去別阿嫂。 ”東門生道：“ 你阿嫂病在床上，老母又到我家裡來了，你去不便，我替你說過盛情，你且積趲六十日的精神，再來射他。 ”大里笑道：“ 既如此，多多上覆他，叫他到兩個月後，收拾乾乾淨淨的等我。 ”東門生笑道：“ 正是。 ”大里就別了麻氏，又別了東門生，叫小廝挑著行李出門，逕往湖洲去了。

話說東門生，把轎抬了麻氏合他的丫頭小嬌，回到家裡來，金氏妝扮出去迎接他，還覺得有些倦，時時吃了些大蔘湯兒，見了麻氏道：“ 婆婆久別了。 ”麻氏道：“ 多稱你官人去接我來，只是我心裡不安。 ”金氏笑道：“ 只恐怠慢了。 ”麻氏道：“ 好說。 ”

金氏叫塞紅、阿秀辦了一張棹的酒，排了好些果豆，吃了一會。東門生也不來陪，只有金氏在旁邊坐下，麻氏上面坐了，就是當真婆婆媳婦一般。麻氏道：“ 既來打攪你家，每日只吃家常茶飯，決不可因我這般盛設。 ”金氏道：“ 婆婆不消吩咐，每日只是粗茶淡飯。 ”就另取收拾一間房安下過了夜。

次日清早東門生起來說，要到鄉下探個親去，將近十五六日才能回來呢。就別了麻氏，這是金氏叫他是這樣的告別，實躲在冷靜房裡去。麻氏只道東門生果然去了，到晚些金氏對麻氏房裡來道：“ 今夜晚他不在家裡，奴家怕冷靜，今晚就陪著婆婆睡，不知婆婆肯也不肯？ ”麻氏道：“ 這樣極好。 ”

金氏又輕輕吩咐塞紅去陪了東門生睡，叫阿秀辦了夜飯過來，合麻氏兩人對吃。麻氏只有一杯酒的量兒，被金氏再三苦勸，就吃了六七杯酒，道：“ 姚大嫂，我醉得緊了，睡了罷。 ”金氏道：“ 收了夜飯就來。 ”替麻氏脫了衣服，麻氏道：“ 大嫂穩便些。 ”

就把自家外邊的衣服脫去，上床向金氏道：“ 各頭睡罷。 ”金氏道：“ 正要合婆婆說些閒話，同頭睡才好。 ”麻氏畢竟醉了，真性拿不住，就說道：“ 我十來年沒人同頭睡了，今夜合大嫂同睡哩！ ”金氏心裡道：“ 這婆子今夜定要撩撥他的心動。 ”又對麻氏道：“ 婆婆脫了衣服睡罷，我們著了衣服便睡不著。 ”麻氏道：“ 便要脫只是怕生哩。 ”金

氏道：“婦人家合婦人家，怕的甚麼生哩？”

麻氏就脫去了裡衣，赤條條的向床裡邊去睡了。只是被睡。金氏道：“今夜有些冷，我要合婆婆一被睡。”一邊說，一邊把身子鑽進麻氏被裡來。麻氏也難推他，只得同被睡了。麻氏酒醉得緊，帶酒昏昏的忽然吁了一口氣，金氏問道：“婆婆因何吁氣？”麻氏道：“我今日合大嫂同睡，倒惹的我想起當初的人，這等籲口氣。”

金氏道：“想他做甚麼？當初公公在日，過得好麼？”麻氏道：“剛剛與我做親四年，他就沒了。”金氏道：“公公沒後到如今十多年了，不知夜間想他不想他？”麻氏笑道：“怎麼不想呢？只是命苦也沒奈何了。”金氏笑道：“為甚麼想他呢？定不是少衣服少飯吃麼？”麻氏笑道：“大嫂睡了罷，不要問甚麼想他呢？”

金氏不敢做聲，只見麻氏呼呼的睡去了。

金氏叫了兩聲婆婆不應，便輕輕的把手往他的小肚子底下一摸，見胖胖的一個屄蓋，周圍都是些毛兒，細細軟軟的，又摸到屄門邊，又突起圓圓的兩片兒，不十分吐出，滑滑的縫口兒，又沒有一些溼。金氏心裡道：“這倒是天下頭一樣妙屄了，定要等我丈夫弄一弄。”

把手指頭到屄裡頭，輕輕一挖，只見麻氏叫一聲的，反把身子寬仰眠了，又一隻腳豎起，一隻腳拍了。金氏叫道：“婆婆。”又不應，輕輕把些饞唾塗在手指頭上，就往麻氏屄邊擦了，正好拍開，就將饞唾擦了無數，弄的屄門邊濕濕溻溻的了。麻氏只管睡去不醒。

金氏把指頭到屄裡摟一摟，又把饞唾放些進去，只見屄裡外都溼透了。金氏把自家汗巾頭結了個真正的緬鈴兒，解下來捏在自家手裡，就等麻氏醒來，金氏道：“且試他一試兒。”

便拿麻氏屄邊，順了那溼滑滑的口兒，一下撳進去，輕輕把麻氏豎起的腳放倒，替他緊緊夾住，又把自家腿壓在兩隻腳上，不等他動，只見麻氏夢裡覺得屄裡麻癢，又有些酸跳淫水只管來，就像撒出來尿的一般，流了滿床，緬鈴在裡頭亂滾，一發快活難當。麻氏漸漸的醒轉來，口裡只管道：“快活！快活！”腳要動，又被金氏捨命的壓住，又叫道噯呀幾聲，方才十分醒轉來。叫道：“大嫂。”金氏道：“婆婆做甚麼？”麻氏笑道：“我要起來。”金氏道：“夜深了，黑暗暗的不要走起來。”麻氏道：“等我動一動。

”金氏道：“因甚麼？”麻氏道：“大嫂把腳壓得我慌過了。”金氏笑道：“我吃了幾杯酒醉得緊，不耐煩動，婆婆推落罷。”

麻氏就著實推，金氏著住撳住，再也推不落。麻氏笑道：“大嫂的腳就像生根的一般，我有些推過不得。”金氏道：“婆婆床上怎麼是這樣溼的？”麻氏笑道：“大嫂我下面有些痛疼。”金氏笑道：“痛難道有水流出來，還是有些癢哩！”麻氏笑道：“大嫂我不瞞你說，下面有些酸人，不知因甚麼是這樣的？”金氏道：“還有些麻麼？”

麻氏笑起來道：“大嫂你怎麼知道呢？一定是你放了甚麼東西在我戾裡頭了，我真有些麻癢。”金氏道：“婆婆我有個東西叫做緬鈴，我自家叫做賽屌兒，這是我受用的，因婆婆長久不得這個食了。要好兒嵌在婆婆裡頭了。”麻氏道：“原來大嫂捉弄我，快些等我出來了。”金氏道：“再等婆婆快活一歇兒。”

又把麻氏腰兒搖了兩搖，只見緬鈴一發在裡頭亂滾。麻氏便是極正真的人，到這時節，也有些難忍了。麻氏道：“罷了！罷了！大嫂弄得我酸殺人了。”金氏手卻不去挖出，心裡道：“這婆子心運。”因對麻氏道：“有甚麼妙去處，若男子漢把屌兒放進戾裡，抽千百來抽，這透骨酸癢。”麻氏道：“這屌頭還十分爽利哩。”

麻氏笑起來道：“大嫂忒說的好，難道男子漢抽得這許多抽。”這時節麻氏說這句話，心就有些亂了，卻有二三分火動。金氏笑道：“當初公公在日，難道不曾試過麼？男子不濟的五六百抽，尋常的一千多抽，好本事的一萬抽也有哩。”

麻氏笑道：“我只是不信，記得我十五六歲到趙家做新婦的時節
，頭一夜他合我睡，先把饞唾擦在下面，後把手指頭著在裡邊挖，挖
得我疼殺人，他把鳥兒只在下面略擦，擦著皮兒他就來了。一來他就
軟了，後來把指頭夜夜挖挖的，我下面開了些，只見他的東西，剛才
放進去，略動一動又來了，一來又不動了。過了一年，遭遭做事，定
先放些饞唾，才放他的東西去，他也有三四抽來的，也有五六抽來的，極少的十三四抽來的，我問他，你怎麼也有一兩抽來的時候，也有十三四抽來的時候。他說男子漢七八抽的極多，兩三抽的亦不少，我到十三四抽才來，這叫極長久的，人人都不會的，如今大嫂說一千抽，定是一百多遭湊來湊數的。”

金氏笑道：“婆婆一向被公公騙了，做人一世也圖個快活才好，方才公公的是叫做望門

流淚，又叫做遞飛岵兒，這頭屌兒便是硬也怕不十分硬，放進戾裡一些沒有趣兒的。婆婆直苦了半世了。”麻氏道：“裡面麻癢的緊，出來罷。”金氏道：“放在裡頭正好不要動。”

他這時節也有些五六分火動了，那淫水只管流出來，金氏道：“既是這樣不濟，怎麼公公早亡去了？”麻氏笑道：“有個緣故，我十六歲上生了兒子，下面也不十分緊了，他的東西放進去，他也不常擦，常常做事，我也不推他，他來得極多，來一遭定是手腳冰冷的，後來夜夜合我弄，我下面也有些快活了，只是才快活他又來了，就縮小了，甚是沒有趣，他也狠命的弄我，弄得身子弱了，夜間又夢洩。我只得摸著他硬的時，我就扒上去套著，我在他的身上，略墩兩墩，他又說來了，我只得扒落下去了，後來他漸漸的成了勞病。火動的時候，東西也就硬了。只是略略一抽就來了，來的都是血，暈去死了。這病因我身上起的，我怎麼不想他呢？”

金氏道：“婆婆差了，我們婦人家生了個戾，蓋有無數的好處，癢起來的時節，舌頭流涎，麻起來的時節，癢的口兒妝聲。都因那屌兒會抽會撬，奴家常常合丈夫弄一遭，定弄得快活得緊，我有一個表兄，合奴家有些手腳，常常走來望我，偷閒的時節，就合我弄弄，不要說別的，我表兄的那根屌兒，對奴家東西，真是盡根一突，突在奴家戾心裡，竟快活死去了。奴家不瞞婆婆說，死去了一歇，方才醒轉來，渾身都是麻的。奴家尾把骨裡一陣陣酸，就泊都都流出紅水來了，真個是快活殺了。”

麻氏笑道：“大嫂怎麼做這樣的勾當？”金氏道：“這樣才是一世沒有病哩，若撞見男子漢是望門流淚的，婦人家後來還有病哩。”麻氏道：“難道有甚病哩？”金氏道：“男子漢幾抽就來，是陰陽不接，婦人家陰氣就積住不通了，年深月久，定生了閉結的大病，定用取置他才好呢。”麻氏笑道：“怎麼取置呢？”金氏道：“定要等男子漢的屌兒著實弄一弄，弄得滿身爽利，方才去了後邊的病。”

麻氏口中不答，卻是緬鈴又在裡邊亂滾，又因聽了這些春話，一發的動了他的火了。金氏道：“方才奴家說的表兄，生的十分標緻，我丈夫不在家裡，奴家常常的叫他來，夜夜同宿。等奴家明日晚頭叫他來合婆婆睡一睡也好。”

麻氏笑道：“這怎麼使得？”金氏道：“待明日夜裡吹黑了烏燈，叫他進房裡來，等他合奴家睡了，婆婆在床邊睡著，等我一會兒，奴家只說要起來小解的時節，婆婆輕輕換上床出，他只道是奴家，婆婆再不要做聲，等他弄完婆婆，就扒起來依舊到床出眠了。

奴家就扒上床合他睡了，那時節婆婆滿身都通泰了，他又不知道婆婆得受用，名節又不失，又去了生病兒的根了。”

麻氏道：“我守了十三年的寡，難道今日破了戒麼？”金氏笑道：“依婦人守節，起初的還過了，三四年也就有些身子不快活，一到春天二三月間，春暖花開，天氣溫和，又合合弄的人昏昏倦倦的，只覺得身上冷一陣、熱一陣，腮上紅一陣、腿裡又酸一陣，自家也曉不得，這是思想丈夫的光景。到二十多歲，年紀又小，血氣正旺，夜間易睡著，也還熬得些，一到三四十歲，血氣枯乾了，火又容易若動，昏間夜裡蓋夾被，反來伏去沒思想，就遠不的了；到了夏間，沐浴洗到小肚子下，遇然挖著，一身打震蚊蟲聲兒嬰的把蜜又咬，再睡不安穩。汗流大腿縫裡，浙的半癢半疼，委實難過了；到了秋天涼風颳起，人家有一夫一婦的，都關上窗兒，生了吃些酒兒，做些事兒，偏偏自己冷冷清清，孤孤悽悽的，月亮照來，又寒的緊，促織的聲，敲衣的聲，聽得人心酸起來，只恰得一個人兒摟著睡才好；一到了冬天，一發難過，日裡坐了對著火爐也沒趣，風一陣、雪一陣，只要睡了，冷颼颼蓋了棉被，裡邊又冷，外邊又薄，身上又單，腳後又像是水一般，只管把兩腳縮縮了才睡，思熱烘烘的睡，摟了一個在身上，便是老頭也好，思想前邊才守的幾年，後邊還不知有四五十年，怎麼捱的到老，有改嫁的體面不好，叫人睡的，那個人又要說出來，人便要知道，如今婆婆假充了奴家，要合他弄一夜，等他著實幹得婆婆快活，也強如緬鈴弄弄癢，也不枉了做了上世。若怕東門生知道，奴家做了這樣人，怎麼說的，若怕阿叔回來曉得，奴家難對他說，他憑你做也不知道，不如等奴家叫他弄一弄看，只怕婆婆快活的戀住了，不肯還奴家呢？”

麻氏笑道：“如今被哄的我心動，我也願不得丈夫了。大嫂，我做人三十多歲，從沒有方才放進的東西這等快活，那裡知道還有千來抽的，我的年紀總是未曾老，若只弄一遭，也不怕他受孕麼？要便救他來時節，拔出了來。”金氏笑道：“婆婆，男子漢的屌兒，全是他來的時節，比尋常越加紅脹，塞滿在戾心裡，抽來抽去，真個暈殺人呢。婆婆若怕有身孕，我有當初做女兒的時節，打胎藥兒，盡好吃些，婆婆放心便了。”

這時節說的麻氏十分火動，笑道：“真個又比賽屌頭快活些。我只恨當初錯嫁了老公，白白的誤了我十多年青春，到了如今快活起來也不遲呢。”金氏遂把手去在麻氏小肚下邊一陣亂搖，只見緬鈴在戾裡邊，又亂滾起來，弄得麻氏遍身酸癢，忍不住把腳一動，金氏一時間不小心，不曾壓得住，將的一聲，緬鈴往外邊一滾，就將流出來了。

麻氏道：“大嫂真個快活，方才流出來的，等我摸看。”摸看了緬鈴，道：“圓圓的，

怎麼在裡邊會滾動？”金氏道：“這是雲南緬甸國裡出產的，裡邊放了水銀，外邊包了金子一層，燒汁一遍，又包了金子一層，這是七層金子包的，緬鈴裡邊水銀流出，震的金子亂滾。”麻氏笑道：“大嫂必定長用他呢。”金氏道：“這竟是個死寶，屌兒是活寶哩。”又把緬鈴弄進麻氏屄裡去。

這時節麻氏又有些沒正經的，一來是火動，二來要爽利，任憑金氏摸他的屄，他也不來扯金氏手開。金氏道：“‘婆婆，若不是奴家把賽鳥頭暗地裡塞進去，一世也不得鳥球受用了。”麻氏笑道：“正是。”

弄了一會，天又明亮了。大家扒起來，一邊叫塞紅搬做早飯來吃，一邊叫阿秀服侍麻氏梳頭。梳頭完了，麻氏口裡只管嘻嘻的笑，金氏經走到冷靜房裡來，就對東門生道：“你倒昨夜晚把塞紅射的快活，我倒費了許多的力氣，替你取置哩，如今有十分像了，好事只在今夜晚裡。”

東門生笑道：“心肝，你怎麼好計較？”金氏道：“計較撥他慢慢的對你說，只是今夜晚二更鼓的時節，燈吹黑了，我叫塞紅去請郭相公到洋房裡來，你就進房來與我弄一弄，我若要起來的時節，你就得放我起來，我換上大里的娘上床來，你也不消做聲，只是著實弄他，等來了的時節，他要動身起來，你便放他起來。那時我又換了上床去，合你睡一歇，你尚起身出了門房去，到這冷靜房裡睡了，這樣做事，萬分妙了。”

東門生道：“多謝我的心肝，我一一依了你了，我方才吃了固精壯陽丸，一百來個，今夜晚包不腳出。”金氏道：“好倒好，只是你常常合我弄的時節，怎麼這樣再不吃些兒。”東門生道：“方才特特的尋來的。”金氏道：“也罷了。”

金氏就轉身走到房裡來，即對麻氏道：“今夜晚那話兒的他來。”麻氏道：“這個事做便是這樣做的，就是蘇杭人做買賣一般。”金氏道：“怎麼？”麻氏道：“這卻不是調得好包兒。”金氏就在房裡說笑。

話了半日，就把東門生的許多的春意圖兒，發出了擺來看，麻氏先看完一張，又笑一陣，道：“這樣耍了倒有趣兒。”金氏道：“今夜晚他來待你伴伴，做過刨婆婆用，依了我昨晚說的，包婆婆快活，用甚麼謝我哩？”麻氏笑道：“依是依你，只的做出醜名頭來。”金氏道：“包婆婆不妨。”

看看午飯都吃了，又吃了晚點心。見阿秀張燈，又見塞紅拿了夜飯來了。金氏問道：“昨日夜晚賽屌頭婆婆收好麼？”麻氏笑道：“借用借用肯麼？”金氏笑道：“只怕有活寶弄了，這個死寶也不稀罕了。”二人說笑了一陣。

只見金氏走出房門外邊，輕輕吩咐塞紅道：“我二更叫去請郭相公，你可竟請了家主公進房來便是了。”金氏回身對麻氏道：“我的表兄方才來了，到二更時節，奴家叫他進來自家房裡來，婆婆可過來了我的房裡，旁邊眠床上睡了，奴家說走起來小解的時節，婆婆扒上我的床裡去，這不是神妙法兒麼，定不像掩耳朵偷票子的！”

麻氏笑了點點頭道：“只是羞人些。”金氏道：“說那裡話兒，奴家原不是端正的，婆婆不曾有些兒破綻，今夜晚好耍兒弄一弄，除了奴家，那個知道。便是兩個丫頭也只知道奴家合他幹事，這是做瞞了兩頭，打中間卻不將錯就錯。”麻氏笑道：“我被你弄的我心騷了，到如今便憑了你罷！”

夜飯吃過了，金氏扯了麻氏，過自己身裡來，打發麻氏跟來的丫頭小嬌，仍在麻氏睡的房裡去了，阿秀整房預備了兩床的鋪蓋，停停當當，金氏請了麻氏睡了。

麻氏應道：“大嫂，請在上邊床上睡。”金氏也不推辭。二人只是笑了，各自上床睡了。麻氏在床上翻來覆去，那裡睡的著，只見外邊人靜，看看的樵樓上，鼓打了二更。金氏一聲叫道：“塞紅，可快去請了前日的郭相公來到房裡。”塞紅早已會意，把燈一口吹黑，逕到冷靜房裡，請東門生進房裡來。

只見東門生析析的走到房門口，麻氏就聽了一頭跳起，坐在床上。只聽見東門生大踏步，步到上面床前。金氏故意做輕聲道：“一向他在家裡，沒有工夫會你，真個想殺我了。”金氏說了一回，東門生再也不做聲。只聽床上擊擊戛戛的弄起來了，金氏口裡哼哼道：“心肝，射的我快活！”麻氏在旁邊床上聽了，怎生忍的住，淫水流了許多的，只得把緬鈴撳進去，弄了一會，只見金氏一發妝起嬌聲來道：“射的我快活！”

這時節麻氏火動得緊，咬了手指也還忍不住，心裡道：“他只管自己快活，就忘記撒了尿，我怎麼再忍得一刻呢？”卻把床邊上鐸敲的了一聲，只見金氏道：“心肝，且慢些弄，我要起來撒尿。”

麻氏聽了急忙走下床來，金氏早已走下床來，在馬桶上裡撒尿，撒完了來扯了麻氏一手。

扯著麻氏的肩膀，麻氏就精條條的上床去，金氏走到旁邊床上睡了。只見麻氏剛剛扒上床去，東門生心裡知道是麻氏了，就把屌兒向腿縫裡亂突。麻氏流水把雙腳翹起，拍開戾門，東門生把屌兒插進戾裡去，麻氏再也不做聲出來。東門生壓在肚皮上，親了一個嘴兒，又把舌頭伸過麻氏口裡去。麻氏只得含了，又舌尖只管把麻氏舌根拱一拱，又拱一拱。麻氏也只得也把舌尖伸進東門生口裡來。

東門生一口砸住，只不肯放，就狠命命抽了一百餘抽，只見麻氏快活爽利，是從不曾有這等著實。便把東門生緊緊抱住了，雙腳緊緊的鉤住，在東門生背脊上。

東門生知道他淫性越發動，咂得他舌頭呵呵噹噹的響，金氏聽了心裡道：“ 他倒好受用哩，只是被我捉弄的有趣兒。 ”

只見東門生興發亂抽，把床擺的擊擊戛戛的，麻氏再三忍不住叫道：“ 噯呀！噯呀！ ”東門生扛起雙腳，狠命的墩送，約有四五百抽，麻氏淫水彪彪的流出來。

卻忍不住說道：“ 快活！快活！酸殺人呢！ ”東門生早已精要來，只是得意不動，便提了一口氣忍住精兒。麻氏戾裡癢得緊，這時搖來去，擠一陣，夾一陣，道：“ 我的心肝肉，怎麼不動？ ”

東門生又墩了五六十的墩，麻氏又忍不住叫：“ 我的心肝肉，我要死了也是甘心的。 ”東門生見他騷得緊了，心裡道：“ 如今他便知道是我，他也不管了。 ”因問麻氏，道：“ 快活麼？ ”麻氏淫興大發，那裡來聽他聲音。便道：“ 真個快活，哥哥突得他進去些。 ”東門生故意拔出些來，只把屌頭往戾門邊擦擦，擦得麻氏一發癢得難熬，竟忘記了自己是寡了。

只見把屁股只管掇起向上，東門生把屌兒略提一提，麻氏把戾只管翕上來，不肯離了屌頭。東門生就盡根抽了三百多抽，麻氏咬的牙根咯咯的響。東門生知他快活，又把屌兒橫突一陣，亂絞一陣，麻氏叫道：“ 快活殺了我，你只不可向人說過，壞了我的名頭。 ”東門生一邊抽，一邊道：“ 原來是你，我一時間幹差了。 ”就要拔出來，麻氏抱住道：“ 我被你弄了半夜，還有甚麼過意不去，一般弄來了才好。 ”金氏在旁邊床上叫道：“ 婆婆，你的本相露出來了，我也不必躲過了，婆婆也不用走起了。 ”

金氏走過上面床裡來，麻氏道：“ 如今顧不得羞了，大嫂，我被你哄的快活了。 ”金氏

道：“ 正好。 ” 東門生走過來，著實把麻氏抽送，金氏抱了麻氏，親了個嘴道：“ 婆婆可好麼？ ” 麻氏道：“ 真是天下極快活的事了，我也不枉這樣爽利。 ” 就把舌尖伸出來，金氏接住咂了一回，道：“ 我替你咂舌頭哩！ ” 東門生對金氏道：“ 你不要在這裡打攪了，等我射他完了，才射你呢。 ” 麻氏道：“ 正是。 ”

只見麻氏把兩手緊緊抱住東門生的腰，把兩腳高高擱在東門生肩上，東門生就跪倒挺了腰屌兒，套了鵝毛箍兒，著實墩了一千多墩，麻氏只管叫：“ 快活！活殺了！ ” 金氏道：“ 婆婆吃力了，你來了罷！ ” 麻氏道：“ 我不，不曾吃力，只是我要合他，合你弄弄哩！ ” 東門生道：“ 你如今這等知趣，一向怎麼熬來哩？ ” 麻氏道：“ 不瞞你說，一向癢的時節，只得把指頭挖挖，怎麼比的你弄呢？ ” 金氏道：“ 不要閒話，盡力弄弄婆婆便了。 ”

東門生這時節興發難當，一氣抽了有五百餘抽，金氏也心中動興，把手去摸摸東門生的屌兒，笑道：“ 這個鵝卵招招打的糞門都腫了。 ” 麻氏也不會答應，把屌侶業唄葉，倒尻送將上來。東門生又急急的抽了二百多抽，道：“ 我要來了。 ”

金氏道：“ 來了正好。 ” 麻氏道：“ 我夠了，你來了罷！ ”

東門生又狠命的一氣，緊抽了一陣，約有一百多抽，又著實盡根往尻裡亂墩亂研，麻氏也快活的緊，大聲叫道：“ 我的心肝肉兒，我真個要癢殺了。 ” 金氏道：“ 輕叫些。 ” 只見東門生忍不住，就一撬兩撬來在麻氏尻裡去。麻氏把腳來緊緊的摟住東門生在身上。

東門生道：“ 可好麼？我有本事麼？ ” 麻氏道：“ 我的丈夫從來不曾到十抽，怎知道今夜裡有這樣快活，我一日不死，我一日在這裡，怎麼捨得心肝肉兒呢！我年紀是三十歲，模樣還不老，情願嫁與你罷！只不知你年紀多少了？家裡有老婆麼？ ” 東門生道：“ 我今年也是三十歲了，一言為定，我決意要你做老婆了。 ” 金氏笑道：“ 丟我在那裡呢？ ”

麻氏還不知道是東門生，道：“ 我嫁了他，許他來望我的時節，合他偷偷罷。

我如今明白對兒子說，娘守不過，要嫁，那時你來娶聘我，卻不是好麼？ ” 東門生道：“ 多感你的厚情了，只怕你日裡不認得我。 ” 金氏道：“ 認便認得，只怕認得的時節，倒不肯嫁哩。 ” 麻氏道：“ 怎麼這樣說，等擦乾淨好了，合你走起點燈白話一回兒也好。

”金氏道：“不消動了，你兩個抱住睡了，我叫阿秀點燈來。”

阿秀正因聽了射戾醒了，再睡不著，便走起吹火點了燈。東門生只管合麻氏親嘴，便把軟屌兒在戾裡頭還揉兩揉，金氏道：“你會打個連珠陣麼？”東門生道：“我會，我會。”曾揉了一陣，屌兒也漸漸的硬了。麻氏道：“大嫂，我真個是餓毛鷹再不見肚飯哩。只是當面偏不肯，我今憑我了丈夫罷了。”

正說這話，卻好阿秀點著燈來，揭開了一照，麻氏見是東門生，也羞得面紅，只得笑起來道：“我被大嫂哄了。”金氏道：“何妨呢？你怎麼用燈點起來了，方才知是我的丈夫。你兩個叮叮咚咚說了這幾時話兒，還聽不出聲哩。”麻氏道：“快活的時節，那裡辦得這許多哩！”

東門生道：“方才你說是我的老婆了，再不要談論甚麼？”又抽了一陣，麻氏道：“我被你二人用了心機，壞了我的名節，罷！罷！我任憑你弄了，不知你們為甚麼起這一點心呢？”東門生道：“是你模樣標緻。”麻氏道：“決不是的，你實對我說了罷！”金氏道：“你的兒子會來射睡我，把藥來擦了，便把奴家弄了一日一夜，戾都弄壞了，奴家恨他，因此騙上了你來，等我丈夫戲還哩！”

麻氏笑道：“呵呀！這個畜生！原來倒有這樣本事，其強勝祖爺。只是累了老孃，姚家的老婆等我兒子弄，趙家的娘又等姚家弄，一樣醜事，大家說不得了。”

東門生這時節，屌兒也有些軟了，便拔出來擦乾了。金氏道：“大家睡罷。”三人共枕頭睡了。

從今以後，夜夜朝朝，東門生把麻氏弄一陣，換過金氏又弄一陣，十分快活。

卻也費力支撐，那麻氏淫興正發起來，心裡倒嫌金氏來分他受用，金氏見自己老公與麻氏合了心，心裡也不理會。

東門生日日弄這兩個歪貨，卻也有些不耐煩，心裡道：“塞紅的戾，經了大里射過，一發顯了我的屌兒小了，我便偷他沒一些兒巴臂；阿秀這丫頭，我倒有一分中意他，所耐大里又把他黃花開了，我口中又愛他，又恨他，也只索罷了。只有麻氏跟來的小嬌，人物生得好些，畢竟等大里弄開，我倒不如先偷了他，也嘗一嘗新滋味。丟了爛豬肉，換

些燕窩菜、沙魚翅吃吃，卻不可口麼？只是麻氏照管得緊，恐怕我合小嬌弄了，就分了戲他的精神，這怎麼好呢？我有個道理，只不等麻氏曉得了。”

卻說那小嬌年紀才得十二三歲，身材卻長大了，模樣兒妝的妖妖精精的，又一向聽的東門生合他家主婆，弄得整夜的響，又看見東門生常常出了屌兒，叫金氏合麻氏捏弄，當吹笛一般耍了，心裡也有些癢癢，又常常問塞紅合阿秀，相公合娘做甚麼？只聽的口中叫快活呢，那兩個細細的對他說了。他一發有些兒癢癢了，只是怕麻氏打，不敢走來近著東門生身邊。

一日早起，東門生還睡在床上，要尿瓶，小嬌在外邊拿了進來，東門生就摟了親了一個嘴，小嬌笑的一聲，麻氏正好在窗下合金氏梳頭閒話，不曾聽見。梳頭完畢，兩個人拽手走出房門閒步，東門生起來洗面，叫小嬌扯袖，東門生伸手往小嬌懷內摸摸，只見屄餅發得鐵實的，卻又圓古古的，著實一捏，小嬌喳的一聲叫起來。

阿秀連忙走來問，東門生道：“我踏了他的腳。”也就遮過去了。只見金氏扯著麻氏合東門生走到小軒兒裡吃了早飯。麻氏坐在東門生腳膝上，單裙掀過，就把東門生的屌兒套在自己屄內去吃完了飯。麻氏又把自己屄門拍開，叫東門生摸摸那屄毛兒，只見淫水流出來好些，東門生把手一摸，去摸著就流了一手。

麻氏定叫東門生吃了，東門生只得愁著眉頭吃了。大家興發，又來到房中弄了半日，東門生因空心吃了蛤蚧丸，因此屌再不來了。金氏見麻氏不肯讓他，就推起來吃了午飯。東門生巴不得歇一歇，扒起來。三人並坐了就笑話兒吃酒。東門生道：“一向三人吃悶酒，今日要開懷吃一個大醉。”便行起一個急口令來。金氏道：“憑你。”麻氏道：“也好。”東門生先吃了一杯，說酒底道：

芭蕉芭蕉，有葉無花，一徑霜打，好像南膽部洲，大明國浙江等處家，宣布政使司，杭州府錢塘縣，西湖邊藕花，居靜裡裡西廊下，一直進去黑亮芭，裡面老和尚匍破裟裟。

金氏道：“說不來。”東門生道：“許你三口氣說完。”麻氏道：“那裡記得這許多的字呢？”東門生又說了幾遍。金氏道：“我會了。”只見說起就差，一連說了十來遍，罰了十來杯酒。麻氏說差了兩句，罰了兩半杯酒。金氏道：“我也有個好令兒，先唱令兒，後說急口令兒。”東門生道：“你說。”金氏喝了一杯酒道：

月子灣灣照九州，也有幾人歡來幾人愁；也有幾人高高樓上飲了好酒；也有幾人挑擔落了個他州。樓下吊了個牛，樓上放了個油，樓下牛曳倒了個樓，打翻了個油，壓殺了個牛，捉了牛皮賠了個樓，牛油賠了油，賣油的客面上哭的兩淚交流。

東門生道：“這是曉得的。”就一口氣念去，一些兒也不差，口吃完了面前的一杯酒，麻氏唸了五六遍，只是記不完全，竟罰了一滿杯酒，麻氏只得吃了。麻氏道：“你們二人都行令兒，難道我就不會說一個兒。”東門生道：“憑你說來。”

麻氏把半杯酒兒吃乾了道：

一個怕風的蜜蜂，一個不怕風的蜜蜂，那個怕風的蜜蜂，躲在牆裡，這個不怕風的蜜蜂出來，扯那個怕風的蜜蜂；那個怕風的蜜蜂，罵這個不怕風的蜜蜂，我到怕風，躲在牆洞內，你不怕風，怎麼扯我出來呢。

東門生道：“好！等我念。”卻也差了三四個字兒，罰了三四杯酒。金氏念來一發差的多了，也罰了五六杯酒。東門生又謝了麻氏的令兒，要麻氏吃一杯酒。麻氏再三推不去，只得大口吃了。麻氏酒量不濟，一時間吃了這許多的酒，便昏昏的大醉了。東門生道：“今日做個大家歡喜。”叫：“塞紅、阿秀、小嬌過來！我賞你們每人三杯酒。”

塞紅、阿秀也只得吃了。小嬌道：“一滴滴也不會吃。”決意不肯吃，東門生道：“便饒你。”又來勸金氏，金氏醉下，當不得十分苦勸，又多吃了三四杯酒。

金氏道：“我去睡了，若坐在這裡，便要吐哩！”只見麻氏口裡囉囉的道：“我醉得慌，頭又痛得緊。怎麼的只管像個磨盤樣轉。”也倒身床上睡去了。

只見塞紅、阿秀迷迷痴痴的也不來收拾杯盤碟碗，一個個倒在地下。小嬌看了只管笑呢，東門生心內道：“我好計策也，一家人都醉倒了，還怕誰哩！”一把手扯住了小嬌，一則有些酒興；二則膽大如天；三則蛤蚧丸藥氣還未過，一心要射進小嬌戾內去。小嬌也有些怕痛，就亂推亂掙。

東門生道：“你家主婆醉倒了，你少不得定等趙官人弄你，我的屌兒小些，頭兒又尖，梗兒又短，再不痛的，我弄弄過了，省得後來一時間受那大屌兒的苦。”

小嬌狠命的也推不開，只得被東門生抱在床上，扯下褲兒來眠倒，東門生把些鐐伲擦在戾上，用屌兒慢慢的送了進去，小嬌道：“ 痛的緊，較些！慢些！ ”東門生就輕輕慢慢的弄了一會，約有二百多抽，精就出來了。二人摟著睡了。

不料塞紅醒來，走進房裡來，竟走到床邊，把小嬌的大腿打了三四拳。小嬌不知是塞紅，忙跳起來道：“ 不好了！ ”嚇得東門生也就扒起來，道：“ 是誰？ ”塞紅道：“ 小狐裡，虧你做出這樣事，停一會你家主婆醒來，活活打死你哩！ ”小嬌也不敢做聲。

東門生道：“ 罷了！罷了！看我的面上，大家不要說了，省得他醒來淘氣。 ”

連忙扯了塞紅道：“ 待你合車罷。 ”也就扯下塞紅的褲兒來，塞紅心裡正想得這個東西，也不推卻他，東門生方才精來了，一時間硬不起來。就像當初書房外邊索過，進房裡的模樣兒，便著力索弄，略略有些硬起來，便挺著腰研了兩研，卻也會研得戾裡進去。

塞紅笑道：“ 這個東西怎麼看的合事呢？ ”東門生只得趁著有些硬了，慌忙抽送起來，倒也好弄弄兒，小嬌穿了裙子褲兒，扶著塞紅在床邊上弄，正好發興，才抽了四五十抽，忽然金氏醒來。一頭坐起，早已看見東門生合塞紅的模樣。便罵道：“ 野丫頭，這等大膽！ ”東門生慌忙丟了塞紅。金氏竟走下床來，揪了塞紅耳朵，打了兩個響風的大耳瓜子：“ 誰許你這樣大膽！ ”

又罵東門生道：“ 呆東西，眼前也當不過，還要尋野食哩。 ”麻氏聽的金氏罵，也驚醒了，轉來問道：“ 為甚麼？ ”金氏道：“ 我們睡了，他們大膽成精哩。 ”

麻氏就一心疑著小嬌，有甚麼緣故。

便問阿秀道：“ 小嬌合相公頑耍麼？ ”阿秀道：“ 正因小嬌合相公弄了，塞紅看見就奪過來，又被娘看見了。 ”麻氏大怒道：“ 不料這小小戾兒，也思想迷相公呢。 ”不由分說，竟把小嬌揪了亂打，又打破了棹子上許多的像夥。小嬌也不敢做聲，東門生暗著笑道：“ 我好耍了，摟了他們，不要計較了。 ”方才息一陣相罵。

東門生夜裡兩下討饒。真個著實把性命陪他，才見一家人安穩。

一日，金氏對麻氏說：“ 你日日把我丈夫佔去了，便是常常得弄，怎算的一夫一妻呢，

你又多心我，我又有些多心呢，恨不得東門生變了老鷹有雙吊兒才好。”

麻氏對東門生道：“我有這個絕妙計策兒，我只大得你三年，大嫂也只大得我兒子三年，如今你寫個帖兒寄我兒子，叫他急急回來，我與你做了一對夫妻。大嫂便與我兒子做了老婆，一家人過了罷，卻不是好麼？”

金氏道：“只恨他當初弄我克毒了，難道還等他弄哩。”麻氏道：“你也不必計較了，你依舊好同東門生弄，只是頭上配了大里罷。若這個事情，不要露出來現成受用，若被人首告了，大家都弄不成了。依我想這個主意，修上一封字兒，叫大里早些回來說明。大家都成了對兒，過日子罷了。”東門生與金氏齊說：“甚妙！”

東門生即刻修了一封書，著人送去。大里見了帖兒，就辭了金家回來先見了娘。又見東門生與金氏，大里問起緣故：“因何叫我回來哩？”麻氏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不得不說了。”就將東門生合金氏前後的事兒，細細說了一遍：“如今我與姚官人為夫妻，你與姚大嫂成為夫婦。大家合合順順過了罷，不用叫人曉得。”

東門生與金氏俱說妙妙，大里此時亦覺無奈，只得應道：“謹遵母命。”麻氏道：“你與妻去到房中說話罷。”大里與金氏就到房裡來，二人就親了個嘴，大弄一會。東門生道：“他們兩個去弄了，你我也到房中弄弄去。”二人也弄了一會。

東門生出來到了大里房，外邊看了看，二人還在那裡弄哩。東門生就到房中，扯開自己的褲子，扯出吊兒來，往大里屁股裡一送，大里道：“弄了我的娘，又來弄我。”東門生道：“今日弄過，又好幾時不弄。”大里道：“明日再來弄弄何妨？”大里爬在金氏身上射戾，東門生卻爬在大里背上戲屁股。東門生道：“這叫做一團和氣。”大家弄了一會兒，東門生別去了。

大里金氏回房來吃了午飯，東門生到麻氏面前，只說在朋友家吃酒去。別了麻氏，看看日落，東門生竟到金氏房裡來，見塞紅拿著一盆熱水，放在房中，大里替金氏洗戾，金氏替大里洗屁股，二人洗的乾乾淨淨的，塞紅遞過汗巾擦乾，金氏忙叫塞紅傾些酒來吃幾杯，有些興。塞紅盛了一熱水泡溼的紫菜一盞，新鮮海蜇肉兒，放在琴棹上，成了一壺揚有名的鄉飯，細花燒酒，立在旁邊伺候著。

金氏見了這個紫菜，笑了一聲。大里問道：“因何笑哩？”金氏道：“這紫菜晚頭你用

得他著。”大里道：“這個我做少老，自信也消用不得，只是一個餘桃，怎麼教得你這樣明白。”

金氏指東門生道：“三年前他不在家，我在門上看，看見兩個人頭髮披肩的小官坐在地上，我因他模樣生的好，就像女子一樣，我便開口問他：‘你二人是那裡來的小官？怎麼坐在這裡？’他們回說：‘我們是浙江寧波人，進京去。’我說：‘你兩個這麼年紀，進京做甚麼？’他說：‘趁這年紀進京去做小唱，把屁股去賺錢哩。’他就祖傳的家數，說了一遍。你日前射我的屁孔時節，我依他用，果是沒有齷齪帶出來，真個妙的。”大里聽說，就對東門生道：“你要乾淨，我依在凳頭上多塞些進去。”金氏道：“我笑你們饒我不過，自家也塞起來。”

一盞紫菜剩得沒多兒，三人只得把海蜇肉吃了，兩三壺酒，脫了衣服上床去，吟咐塞紅不要吹鳥燈。金氏把個軟軟的枕頭，墊在腦裡。拍了腳仰眠倒，就有些淫水出來，就捏了大里的吊兒，便射進去。東門生扒在大里背上，忙叫慢動，金氏流出許多滑涎，擦在屁股邊來，東門生把吊兒直插進去，大家搖弄，大里動一動，東門生也動一動。動了有一百數十動，東門生定氣道：“今日我們像個西廂了。”

大里問道：“怎麼？”東門生答道：“這不是法總和尚與徒弟疊莫蓬。”取笑了一陣。東門生就問金氏道：“有趣麼？”金氏道：“有趣，有趣，只是壓的重些。”東門生道：“我在上邊壓，你下邊戾裡吊兒進去的著實。”金氏道：“我兩個皮肉粘連，偏是你不粘連。”叫大里道：“你不要怪我。”就把東門生摟到頭邊，親了個嘴，咬住舌頭不放。

東門生笑道：“上頭到粘連了，下邊依舊不粘連。”金氏道：“我有個妙計策，不知我心肝肯不肯？”大里道：“你們原是一對兒，我怎麼不肯哩！”金氏就對大里道：“你且把吊兒拔出了來。”卻叫大里在底下仰眠，金氏騎在大里身上，將吊兒套入戾裡去，又叫東門生扒在自家背上，把吊兒放在金氏屁股眼裡去。金氏道：“姚心肝從不曾射我的屁股，今日等你嘗一嘗。”

東門生笑道：“今我們又找烷紗記了。”大里道：“卻怎麼？”東門生道：“這不是吳王遊姑蘇臺唱的呀，看前遮後擁哩。”取笑了一陣。只見大里伸了自己指頭，把些鐐侭放在金氏屁眼邊，弄得滑滑的，卻把東門生的吊兒放進去。金氏問道：“好也不好？”東門生道：“好便好，只是傢伙不大，帶不出洞宮來。”又取笑了一回。

大家動了有五六十動。東門生道：“我癢了要來了。”金氏道：“麼麼糟糟的處在，又不受胎來，在裡邊做甚麼，一發做我不著，我曾見那時節春意圖兒裡，有個武太后合張家兄弟，做一個同科及第的故事兒，你兩個是好兄弟，正好同科，就學張家兄弟，奉承我做個太后罷。”便叫大里拔出吊兒一半，把東門生的吊兒放進一半，金氏對大里道：“你讓他鬆半節地方，等等他也來在這裡頭，這不兩便。若是一齊來得了胎，一定生個雙生兒子，定要一個姓姚，一個姓趙，我就做了兩家的太祖婆婆了。”

東門生與大里依了。金氏捱捱挨挨放進去，也有些逼得緊，金氏笑道：“自從有戾到如今，那裡有新老公舊老公一齊受用，便是張家兄弟，也只是愛惜他的官哩，怎能得真真親老公兩個，一齊弄進去。真是稀奇古怪的事情了。”三人又顛動了一回，又磨研了一回，東門生合大里擦得都癢起來了，精都要洩了，都著實一聳，金氏騷癢得難當道：“我要來了。”

尾鹿巧涎髁肆秸螅只差突兩突兒，也著實一聳，洞的一聲，金氏屁眼上骨頭兩邊逆開。金氏道：“不好了！兩肩都大開了。”東門生合大里精正大洩，只得抽出些兒，只見陰精合些鮮血來了。兩個陽精，一直衝出來，前門後門中間夾道兒，就像糊缽合釅粥鍋潑翻了的，三人身上滑做一團，溼做一塊，東門生合大里也驚起來道：“甚麼顏色，是這樣的？”

就笑的肚腸子都掉了，金氏忍住了眼淚，只得笑道：“我今日只當生個兒子一般疼，明月有了雙生兒子就罷了。若是沒有，你兩個好好都做兒子，叫我親孃。”

大家又笑了一回，金氏道：“等我將息將息戾裡傷。”就輕輕的拭了精血，兩個都扒開並頭睡倒了。

卻說麻氏見東門生不回來，開開門兒等他，在床上夢地裡聽的笑聲，叫小嬌去到房裡看看來。小嬌看了回說道：“官人在那裡合金氏嫂子頑弄哩！”麻氏聽了這句話，也沒有工夫問大里也在那裡麼，竟下身穿了一腰湖羅裙，上身只穿一領春紗禿袖單掛兒，一頭跑過大里房裡來罵道：“這樣時節，還在這裡做甚麼？”又罵金氏道：“沒有廉恥東西，有了一個還要一個。”

金氏忿不過這句話，應聲道：“老不羞愧，你說得出這樣話，又不是你結髮的老公，還要爭哩。”麻氏就生氣哭起來罵道：“小妖精，歪辣物，就是這樣無狀了。”把東門生

揪了亂打，罵：“狗忘八，你倒等他罵我麼！”東門生再不敢做聲，就憑金氏打了。

麻氏號聲大哭起來道：“狠心忘八，叫舊老婆罵我麼？”大里恐怕聲響，只得做聲道：“娘便罷麼，我家事幹的原沒有清頭，若等人家曉得了，大家都沒有趣。”東門生道：“你打也打的夠了，不要有氣了。”就用手扯了過來，勸麻氏到自己身裡來，麻氏自哭起來，東門生又弄硬了吊兒討饒。只是不歡喜。

次日清早起來，金氏也覺得沒趣，同了大里過來討饒，道：“是媳婦衝撞婆婆了，憑婆婆打罵。”麻氏方才有些笑面，只是鄰家都有些曉得的，說有這等臭事。

適值學院出巡到揚州地方，有二三學霸出首，說姚同心．趙大里行止有虧，大里慌了，就與麻氏金氏商議，約了東門生。東門生閤家逃到業推山裡住了。在山裡頭起了六七間小屋兒，團圓快活過日子，麻氏早已有了三個月身孕，後來同東門生快活了三年，生了兩個兒子。因不曾遇滿月的時節，合東門生夜夜弄一弄，竟成了日月風死了。

金氏因騷的緊，弄的子宮不收，再沒有兒，漸漸的成了怯弱的病患。整日裡要大里弄，夜裡又與大里弄，合他交感，年紀到了二十四歲，畢竟因骨髓都幹了，成了一個色癆竟死了。塞紅、阿秀都嫁了丈夫，又轉賣做小娘了。只有小嬌領了麻氏生的兒子，在山裡冷靜得緊。

大里日夜夢見金氏來纏，心內十分驚怕，只合東門生商議道：“只管在這裡住了，甚是冷靜，不如往別處寄籍科學倒好。”東門生道：“說的是。”就起身同到北京裡來，早有鄉里把他們兩個事情傳遍了。人都說這兩個也不是個人，是個活禽獸，也沒人肯理他。

只得又起身回來，到揚州地方。大里又遇了疫氣，忽然死了。東門生哭的昏天黑地道：“我的好兄弟又死了，老婆也死了，真個是離家破產了。”只得把大里屍首燒化了，收了骨屍，回到山裡來。

東門生見了小嬌，整日愁苦，再也沒心去射弄小嬌了。又一日午時，因沒有些情緒，在棹上打睡，忽然夢見一個母豬，又有一個公騾子，一個母騾子，跑到面前。東門生驚問道：“是誰？”

那母豬就像人一般說話起來道：“我就是麻氏。”那母騾子也說道：“我就是金氏。”

那公騾子說道：“我就是大里。”東門生道：“怎麼都到這裡來？”

那母豬道：“閻王怪我失了節，後又生兒子，罰我變做母豬，要我常常得生產的苦。”母騾子道：“閻王怪我喜歡弄弄，又喜歡野老公。”又道：“大里把一根大吊兒來弄的，克毒了人的老婆，罰我兩個都變做騾子。母騾子是極要弄的，只是不能夠弄，公騾子的吊條又是極大了的，是一世再不得合母騾子弄。”公騾子道：“我好苦好苦，只好在路上趕來趕去，再不能夠有快活的時節，一雙兒快活了。今日因我的娘還思想你哩，特特地同來託夢哩！”

東門生又驚又哭問道：“饒得我罰麼？”公騾子道：“前月陰司裡，問這件官司，且道你縱容老婆養漢，要罰你做烏龜哩。我替你捨命的爭起來道：‘都是我們二人不是，不要連累他了，我的骨屍也多謝他收回來了。’這就是極大的陰騭勾當了。判官檢視簿子，不曾看得完，只見收骨屍的事，果然是真的。閻王道：‘你們三人都是吃著他過，你們還不得他哩。’後頭要把母豬等你殺完了，我們兩個騾子要等你騎了，才算報得完哩。”

只見一陣冷風過去，早不見了三個畜生模樣兒。東門生大叫一聲醒轉來，原來是一場大夢。又嘆又苦道：“報應的道理，果然是有的。苦的只管苦，冤報冤，恩報恩，看起來那裡有結煞的日子。”就悄悄的到舊家裡來，收拾些銀子，到即空寺裡，請了幾位有道行禪師，懺悔了三個人的罪過，又揀擇一個小小人家的清秀兒郎，就把小嬌嫁出去了。連把兩個麻氏生的兒子，也交付他收養了，自家再不騎騾了，又戒了不吃豬肉。

一日，麻氏合大里、金氏又來託夢，道：“多承你懺悔了，我們的罪過輕了，不久又好託生人身了。”東門生心裡也喜歡道：“還恨自己罪孽重的緊。”竟把頭髮剃了，披著了袈裟，就到即空寺裡去做一個新參的徒弟，起了個法名二字，叫他做西竺，人叫他做竺者黎。

整日看經吃齋兒過目，又在寺裡空園，給了一個小小的庵兒，上面釘著三個牌匾，四個大字說道：“摩登羅剎”，這四個字出在佛經上，人見的方才曉得。東門生明瞭心，見了性，方才是真正結果。東門生也常常的把自己做過的事兒，勸世間的人，要人都學好。因此上有好事的依了他的話兒，做了一部通俗小傳兒，各個人看看也有笑他的；也有罵他的，評評他罷了。

這是個小傳的住頭，古方來曰：“ 善哉！ ”東門生之以悔終也，不然與彼三人何異耶。或曰：“ 麻金趙固然是畜生也，而傳之者不免口舌之根，則奈何？ ”方來又曰：“ 其事非誣，其人託警世戒俗，必關罪惡哉！ ”

西江月

姚趙一雙痴吊兒，麻金兩個淫騷屄；

塞紅阿秀各分離，留得小嬌到底業。

一竟變成豬與騾，足見果報實非虛；

拋家寄子誰苦提，討個回頭什滋味。

绣榻野史　下卷终

校閱參考

古典色情小说《绣榻野史》情癲主人著（存檔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